



鮎埼亭外集卷二十七

鄞 全祖望

題跋一

讀林簡肅公易集解



崑山徐尚書健庵開雕林黃中周易集解或告之曰
是非糾朱子者耶尚書懼亟斧之其所見隘矣竹垞
旁援勉齋祭文以雪黃中之寃予謂黃中立朝風節
卓絕其論朱子激于一時之勝心不過如東坡之排
伊川耳後世不聞因伊川之爭而置東坡於惇卞之
間安得因朱林之爭而以黃中與陳賈胡紘同傳是

固不待勉齋之文而雪也若其說易則實有近于支
離者黃中謂一卦皆含八卦謂之八象如屯則初震
二坤三四為艮坎三艮四坤五上為坤震其前四卦
以兩正體兼兩互體也其後四卦以兩反對兼兩互
體也夫於反對之中尚欲求互則屯即為蒙蒙即為
屯終何所別是所謂鹿旁求麋麋旁求鹿者也無惑
乎朱子之斥其說也黃中又謂八卦皆互相包以為
六畫每卦取一互體留一互體一卦取上互則一卦
取下互如乾包坤則為損益坤包乾則為咸恒一卦
包三十二卦八卦得二百五十六卦是其說於易之

經傳全無所據且同一互也或取以致用或留以植
體則又何也是朱子之所未辨而南雷黃氏以為當
日必因其不足辨而置之者也更其異者黃中主張
三代不改夏正之說而謂十月乾亥不得言坤正月
勾萌不得言泰三月微陽不得言壯舜典仲冬巡北
嶽不得言后不省方因謂正月為復二月為臨則豈
有三代不改時不改月而反能改陰陽之氣直以六月
為乾者且謂至日閉關焉知非夏至何其任情強辨
一至此與厚齋馮氏反謂足破千古之惑則好奇之
過也黃中之書今所傳者皆無圖獨楊止菴傳易考

中有之止菴蓋猶得盡見其書而今止存集解一種
矣故撮止菴所傳者附之以見其書之本有可斥非
果朱子之力能誣之也黃中之人不當以其糾朱子
而遽黜至其書則正不必以其有異於朱子而反稱
之是吾持平之論也予又讀後村所作黃中次子行
知墓銘其中述行知言黃中為兵部侍郎方負殊眷
而朱子亦有重名當事皆不喜之適二人論易相撐
拄知其皆剛而不肯相下遂亦除朱子兵部以鬪之
果以不咸皆去時臺中胡晉臣最助朱子周益公則
相也及光皇龍飛周策免胡出臺黃中方次對深以
二人之去為惜亦見其無成心矣行知說詩極宗朱
子謂其佳處聖人不易然則當時兵部之爭別有本
末黃中固未嘗執迷而其子亦不守門戶之見後人
可以釋然矣

讀吳草廬易筮言

草廬著易筮言累脫稿而始就其自言曰吾于易書
用功至久下語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庶乎文周
繫辭之意又曰吾于書有功于世為猶小吾于易有
功于世為最大及愚諦觀其書如以大傳所釋諸卦
爻詞為言文傳之錯簡合作一篇芟震象詞震來虩

競八字為文詞所重出增履者禮也一句于序卦傳俱未免武斷之失而坤之二以大不習句師之初以以律不減句畜之四以去惕出句履之上以考祥其旋句皆未見其有所據也若改屯初之盤桓為磐桓師彖之丈人為大人否二之包承為包荒而以億喪貝為後世意錢之戲則經師家亦豈有信之者然則草廬之所以為自得者殆其所以為自用也世所傳朱楓林卦變圖以十辟六子為例實則本諸草廬云

跋沈守約易小傳

宋沈丞相該著易小傳六卷其書祇釋六爻詳論變

卦多本春秋左傳占法卦為一論又有繫辭補註十餘則附之卷末其中最誤者以占課家八宮世應之說為卦變而逐卦註于其下如垢曰乾宮一世復曰坤宮一世之類此其誤不始沈氏唐陸德明釋文中已有之而荀慈明解隨卦曰隨者震之歸魂則漢儒已先濫觴不知占課之說始自京房而撰著變卦則源遠流長實自三古認子作母斷不可也

周易總易跋

山齋易氏周禮總義世多有之其周易則未見也予抄得之天一閣范氏其書頗叅八宮言之類沈守約

易小傳而較醇焉

跋楊誠齋易傳

易至南宋康節之學盛行鮮有不眩其說其卓然不惑者則誠齋之易傳予其于圖書九十之妄方位南北之訛未嘗有一語及者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清談娓娓醇乎其醇真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會也中多以史事證經學尤為洞達予嘗謂明輔嗣之傳當以伊川為正脉誠齋為小宗胡安定蘇眉山諸家不如也是書崑山徐氏經解未刻予得之謝太僕家

子夏易傳跋尾

子夏易傳唐開元中曾詔列于學宮同帖正經以試多士劉知幾爭之曰漢藝文志易十三家無子夏傳至七錄始有子夏傳六卷或曰韓嬰作或曰丁寬作然據漢志韓易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會事殊蘊刺豈非後來假憑前哲必欲行用深以為疑詔下儒臣集議司馬貞等以為七畧有子夏傳不行已久荀勗中經簿四卷隋志梁時六卷今二卷則錯謬多矣王儉七志引七畧云易傳子夏韓氏而今題載薛虞記秘庫有之傳文指趣質畧無益後學于是停止帖經然則今所行十一卷固屬贋本即七畧以來之書亦

依託耳孫坦周易析蘊欲以漢之杜子夏當之書曰
解題謂其無據夫曰韓曰丁曰薛其見于前人著錄
者尚難定况臆度耶十一卷之顛末已見于納蘭成
氏之跋予故源其舊本而畧記之并取釋文正義集
解所引附列之因以笑張弧之踈畧焉

釋文乾○亢極也屯○如辭也乘馬之乘作繩班
如相牽不進也訟○青妖祥曰青比地得水而柔
水得地而流故曰比小畜○孿作戀思也幾作近
履愬愬恐懼貌泰○筭篇作翩翩古文作偏偏大
有○彭作旁謙作嘽謙也豫○盱作紆簪疫也噬

嗑○肺作脯賁○東帛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
陽彋彋作殘殘復○青傷害曰災妖祥曰青頤○
拂作弗輔弼也遂遂作攸攸志林曰攸當為逐習
坎寘作湜離戚作噦遜○肥饒裕也晉○龜作碩
明夷○夷子之夷作睇鄭陸同云旁視曰睇亦作
睽拯作拊林云拊上舉音承始○杞作鏞包瓜之
包作苞困○徐徐作荼荼翟同內不定也井○甃
修治也豐○沛作蒂小也沫作昧星之小者渙○
拯作拊取也既濟○第作髻干寶曰馬髻也繻作

襦初作茹

○正義雖分為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

○集解師丈人作大人比○○而流比之象也夫凶者生子乖爭今既親比故云比吉也

周易象旨決錄跋

程子嘗言易學多在蜀中後三百年而蜀又以來易名於天下然來易自空山積悟雖多心得之言而目不見先儒諸箋疏雷同者有之或以僻陋乖戾者言之良可惜也不知來易之先乃有南沙熊氏之易蓋其謫居滇池所作南沙于書無所不窺而易為尤邃

其博引諸先儒之說最為該備來氏遠不逮也以予所見宋元易解一百五十家明嘉靖以前亦數十家南沙書中無不有之而時時有予所未見者即以吾鄉先輩易解如宋之王先生太古明之黃先生南山其書今不可得矣而南沙皆引其異同博矣哉甚矣蜀之多易也其書名曰周易象旨決錄計上下經五卷大傳二卷

跋黃漳浦易解

漳浦先生于學宏通博達世以為如武庫之無不備而所尤精者易天根月窟獨有神會能于京焦陳邵

之外頡頏一家其所著三易洞璣萃象新書鮮有得
通之者蓋別立一變法因而重之以推前世事跡無
不洞中至有明思廟時以為當地水大君有命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之時由今觀之是革命之應也先生
之學神矣歲戊申復得先生易卦要說讀之則又平
正通達大似東萊平甫諸家于是嘆先生之易學之
奇且正也

跋倪文正公兒易

此篇先生手稿塗瀛
處多不相屬予別揀
得一清本亦先生親筆
較此稍詳

始寧倪文正公兒易其自序曰漢儒說經舌本強極
似兒強解事者宋儒疏別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

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可謂奇語又曰子雲太
玄童烏共之童烏子雲九歲兒也公之命名以此

題涂氏易經擬題

涂潛生字自昭江西宜黃縣人而東里稱為臨川鄉
貢進士蓋宜黃之涂乃著姓而臨川則潛生所移居
也潛生易疑擬題一冊見棗竹堂書目而逸其名所
著易主意一冊見東里集所著易義矜式見江西通
志其擬題者皆其問目貫穿古人之說而贊難之極
為博雅非如近日科舉之所謂擬題也其易主意當
即所以答擬題之疑矜式則應舉程式文字也予初

見永樂大典中引其擬題以為即此二字必無足觀
已而閱之知其為經學宿儒也亟抄之而附其矜式
文字于後惜尚未見其所謂主意者

讀易學象數論

姚江黃徵君易學象數論六卷上自圖書九十之混
變卦互卦之異同旁推交通難以納甲納音世應軌
草之法莫不搜其原本抉其訛謬可謂絕學中希有
之書也徵君謂河圖在顧命與大訓並陳則是皆書
也使如後世所云則為龍馬之遺蛻歟抑庖羲之稿
本與不知天垂象見吉凶所謂仰觀天文河出圖洛

出書所謂俯察地理圖書即今之圖經黃冊其以河
洛名者以其為天下之中也此其說可謂百世不易
之論蓋嘗與學者言之皆大驚莫能信固難以口舌
爭徵君之言發源自薛良齋良齋謂自來維候諸家
所謂九篇六篇者亦原以為地學之書苟其是者不
可以緯候而廢也春林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
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禹壇于河受龍圖作握
河紀歷虞夏商咸亦受焉尚書中候曰禹自臨河受
圖註云括地象也尚書刑德政曰禹得括地象圖堯
以為司空河圖玉版曰禹觀于河始受圖言治水之

意李淳風乙巳占其中引洛書以禹貢之二十八山
分配二十八宿分野夫其所謂壇河而受臨河而得
寔龍馬之說所由起也而所主則猶主方輿之圖自
有以五行生成之數附于天一地二之文并以九宮
太乙之數為九疇者而并緯書而矢之蓋惟圖書為
地理故王者之迹既熄諸侯吞噬山川之出入職方
不知貢賦之多寡地官莫問聖人河不出圖之嘆至
以比之鳳鳥不然為毛之旋既有據之以作易者矣
即其浮河再出亦雷同之陳迹夫子猶思見之豈得
別為一易乎禮器成于漢儒誤解論語而又依傍緯

書于是以河出馬圖為瑞是則歐陽公辨之矣南昌
萬編修孺廬嘗曰大禹治水乃有河圖周公營洛始
有洛書故作顧命時洛書新出尚未得與河圖並登
東序是又疏証之最精者令人徒泥于河出洛出之
文以為此必當沿河遡洛而得之者真解經之固也
同里李桐曰尚書出孔壁儀禮出淹中不必皆有符
瑞諒哉徵君子易遠覽千古一洗前輩之支離而尤
有功于易者此論也若其談總象予頗多以為不然
者則別見于予說易之書

題仲氏易

百年以來論古之荒謬者蕭山毛氏為尤毛氏之論說經為尤諸經之中易為尤錢唐龔鑑嘗曰毛氏蓋讎其兄者也予曰何以知之曰聞其書之名則友恭之意藹然及讀之而爽然愿者齒冷強者髮指眦裂矣非讎其兄而何甚矣夫其兄之不幸而有此弟也予為之一笑乃記其語于卷端

跋夏柯山尚書解

王濬南曰宋人解書惟林少穎眼目最高既不若先儒之室又不為近代之鑿當為古今第一而邇來學者但知有夏氏蓋未見林氏本故也夏解妙處大抵

皆出于少穎其以新意勝之者可數也按夏氏之解出于乾淳間其時王氏蘇氏之說方行蔡氏亦嗣出而河北學者獨盛宗之可以見其為尚書家眉目也明初頌諸經于學宮書以夏氏蔡氏其後始兼采鄒陽鄒氏友琴三家之中夏氏為首是洪永間猶用之也曾幾何時專門之學成而是書束閣矣嗚呼專門之學宋人所以詆黨局也豈意其為傳經之讖予予抄之天一閣范氏其卷首為金華時瀾序夏氏名僕字元肅浙之龍游人也

讀吳草廬書目笈言

宋人多疑古文尚書者其專主今文則自草廬始是書出世人始決言古文為偽而欲廢之不可謂非草廬之過也近世詆古文者日甚遂謂當取草廬之書列學宮以取士亦太甚乎其言之矣竹垞亦不信古文然不敢昌言而謂草廬之作尚出權辭噫權辭也而輕以之訓後世哉

題禹貢錐指後

近世專門禹貢之學莫過于胡東樵者前此宋之程文簡公讀者議其葛藤不了東樵書出文簡且東閣矣然其實葛藤猶文簡也東樵之所以張其車在于

徵引之繁使讀者舌橋而不敢詰顧其最用功莫如水經乃于河水篇金城郡下則妄改洮水為澆水濟水篇欲改蔡九峯磔谿之失而自造為北磔谿南磔谿分一水為二水濁漳水篇因仍俗本誤以凍水為陳水而九江則深信長沙下雋之說不知非水經之本文乃後人所竄入也即此數者其于水經可知其于禹貢亦可知矣詳見予水經注重校本中因以語學者莫深信也

題古文尚書疏註

闕徵君所著書最得意者古文尚書疏註也其次則

四書釋地徵君稽古甚勤何義門學士推之然未能
洗去學究氣為可惜使人不能無陋儒之嘆蓋限于
天也

跋范逸齋詩補傳

東海尚書刊經說于逸齋之詩傳缺其名豈失考宋
志耶宋志所載三十卷其數與今本符其為逸齋書
何疑尚有解頤新語十四卷詩學一卷而今亡矣東
海所刊詩諸家皆劣以逸齋之書為佳逸齋浙之金
華人吾友鄭質谷贊善謂逸齋曾劾趙忠定公蓋其
人不足道案宋史光宗受禪召忠定于西川未至逸

齋論其稽命此于忠定無大疵非如後來京鏗輩所
論也豈遽足以累逸齋乎

讀吳草廬禮記纂言

禮記為草廬晚年所成之書蓋本朱子未竟之緒而
申之用功最勤然愚嘗聞之王震澤謂四十九篇雖
出漢儒戢尋而就流傳既久不宜擅為割裂顛倒有
心哉斯言朱子可作亦不能不心折者也草廬所纂
以衛正叔集說為底本予少嘗芟訂正叔之書已及
過半後取纂言對之則已有先我者矣古人之著書
各有淵源如此

跋衛櫟齋禮記集說

崑山衛正叔先生蒼萃百家之言成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采取極博而已不廁一語焉其言有曰歷攷諸家訓解發明經旨者固為不少其祖述先儒之意者實多歐陽公云學者跡前世之所傳而校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不見先儒中間之說欲特立一家之學吾未之信可謂至論又曰近日朱文公著詩傳多刊削前言張宣公謂諸先生之見雖不同但各自有意在學者理會如何耳又曰他人著書惟恐不出于己予之此編惟恐不出于人至哉言乎世之狗偷獮祭以成書矜為自得成墨守一家堅僻之學者其亦可以已矣夫

吳江徐氏禮記解跋

伯魯之解禮記雖無大發明然在傳註之體則校之陳雲莊為勝矣予家有張別山學士與先太常公札言其曾大父文忠公當國時請頒之學宮已得請矣文忠下世而止此前人所未及記也其時別山方畫瘁危疆而郵筒還往猶能及經學之廢興故國世臣所以貴也

偶檢舊笥因以志于伯魯書後

書周禮集說後

仁和嚴十區篤好經學雍正癸丑四月以散館入京
贈予周禮集說十二卷為前代文淵閣藏書元吳興
陳友仁所編也友仁自序言得此本于沈正則家不
知作者因為增益其所未詳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以
廣其傳予讀其書雖不逮訂義之精博要亦經師家
一種也中間脫去地官一卷明關中劉氏秀常補足
之今世所見皆元本未得劉氏所補友仁于五官俱
有總論在卷首祇攷工記無之今雕本多顛錯有在
凡領例綱領中者俟他日訪得劉氏本再為釐訂其
末附臨川俞氏庭椿復古編蓋成化時張都御史瑄
所合刊而傳是錄以友仁別自有復古編與庭椿之
書並列舛矣甲寅五月十日區以羸疾下世偶繙書架
為之腹痛

王昭禹周禮跋

荆公三經當時以之取士而祖述其說以成書者耿
南仲龔深甫之易方性夫陸農師之禮于今皆無完
書其散見諸書中皆其醇者也獨光遠周禮至今無
恙因得備見荆公以字說解經之畧荆公周禮存于
今者五官缺地夏二種得光遠之書足以補之嘗笑
孔穎達于康成依阿過甚今觀此書亦然顧宋人周

禮之書甚少存之以備一種

儀禮戴記附註跋

黃孟清僉事為吾鄉明初碩儒其儀禮一書析為四卷以禮記比類附之其不類者載諸卷首或卷末各有意義又以軍禮獨闕取周官大田禮補之及禮記載田事者別為一卷惟天一閣范氏有之方京師開三禮書局同館諸公皆苦儀禮傳注寥寥予謂侍郎桐城方公詹事臨川李公曰永樂大典中有永嘉張氏正誤廬陵李氏集釋二公喜亟抄之雖其中有殘缺然要可貴也是年予罷官歸始抄是書于范氏

是儀禮之書自楊氏教氏外添得宋人一種明初人

一種插架稍生色矣國朝諸儒儀禮有張氏爾岐萬氏斯大應氏嗣寅馬氏公驥四

家皆佳

讀吳草廬春秋纂言

草廬諸經以春秋纂言為最惜其開卷解春王正月月尚沿陳止齋項平甫二家之謬蓋稍立異于胡傳而仍先之者是書通志堂未刻流傳亦頗少予抄之同里陳同亮處士家

跋黃梨洲孟子解

梨洲所解孟子一卷名曰師說以戴山尚有大學統

義中庸慎獨錄論語學案惟孟子無成著故補之也
梨洲于書無所不通而解經猶尤能闢前輩傳注之
訛然亦有失之荒唐者如指浙東之握登山歷山姚
江以為舜居東夷之注是乃前世地志笑柄反謂顧
野王餘姚舜後支庶所封語為妄其解畢郢則宗孫
疏以為楚地不可解也

題郝仲興諸經解

有明三百年經師寥寂而李長沙郝給事稱為雄霸
二人之不肯苟同于先儒者皆觥觥如也可其傳處
以此其不可為訓處亦以此學者易其心而讀之可

矣先儒之說返之吾心而不安者因當博考之深思
之力求其是若豫儲參商之見以相尋于口舌是則
經學之賊也和靖先生有曰說經而好奇亦何所不
至矣三復其言不禁悚然吾友杭堇浦最推給事以
為在長沙之上予則謂長沙尚有敦龐渾穆之氣給
事頗嫌其辭費而支恐尚非長沙匹也士盡原伯魯
之子聰明錮于茅葦以講章為經學可為痛心于是
豪傑之徒憤而有激而立異之書出矣而吳吳講章
家以為是所當大其書者也豈知其中固自有不可
抹殺者乎如長沙如給事皆在乎學者之善讀其書

爾

石渠意見跋

少讀牧齋初學集盛稱三原王端毅公石渠意見有
功經學顧無從見其書既讀梨洲明儒學案見所引
入書中者幾一卷猶以未得盡窺之為恨今年始抄
得之天一閣范氏端毅勛業乃司馬溫公范蜀公流
輩行年九十尚讀此書不輟神明不衰可謂偉人其
大學改本即竹垞西河二公亦未見也吾友謝石林
侍御方輯大學亟郵寄之

跋養心亭經說

跋養心亭經說

養心亭經說張文定公所著于諸經皆有之其言醇
正足以輔翼朱子者也

題揚文懿公諸經私抄

文懿在宣正間與黃僉事南山共講學不專主朱亦
不學王陸深造實踐而未有後來門戶紛爭之習故
其宗旨不傳梨洲但為南山列學案而不及文懿殆
考之未詳也文懿諸經流傳于世者少蓋其于先儒
多異同讀王文恪公所作墓志則知當時能傳文懿
文懿之學者希矣故雖黃泰泉尚不能無訾然文懿

但就其心之所見者言之非有心立異于先儒之見斯其所以為宿德醇儒而後來之翹然自異者弗能及也南山篤信傳注而文懿反是然文懿所最推重者南山耳各遵所聞而行所知要不害其為五味之相調也

鮎埼亭外集卷二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裔

題跋二

讀史記漢興諸侯王表

史作公漢表一往焚錯其于韓王代王尤甚按高帝二年十月使韓太尉信擊韓王鄭昌降之即立信為韓王六年正月以雲中雁門代郡立兄喜為代王同日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封之都晉陽已而信請治馬邑許之蓋割代國支郡雁門之馬邑以為信都非徙王代也史公于秦楚之際月表二年已書信之封

韓而五年則書曰信徙代不知信未嘗稱代王其謬一也且信移治代之馬邑亦在六年非五年其謬二也乃于漢興諸侯王表則曰高帝二年信元年都馬邑則又以信初封即在馬邑其謬三也五年曰信降匈奴國除則信尚未徙封而已降其謬四也乃若代王喜以六年封以七年七國九年立皇子如意為代帝為代王今年表則曰九年喜失國是滅如意之年以增喜之年其謬一也又曰是年復置代都晉陽按九年代未嘗復置且復置則其王為誰其謬三也文帝王代始都晉陽前此皆都代亦不得曰九年都晉陽其謬三也

讀齊悼惠王傳

齊哀王首舉兵以誅諸呂其相台平不從而死賴魏勃以集事則平固應誅而勃當封乃吾觀功臣侯表文帝封台平子奴而勃大為灌嬰所責則何也曰是漢君臣有為為之也蓋平殆守常而不達事變之人非呂黨也而文帝已深知後世必有藩國之禍如吳楚淮南燕者故其封台奴所以振張尚王悍韓義輩之名節也即灌嬰之責魏勃亦所以豫防間忌伍被

之徒也有憂患焉雖然就事言之則未為得其平非中道也斯濟北王所以快快而啟釁也

讀王陵傳

曲逆侯絳侯之對王丞相何其料事之神也致堂何以謂二侯矣以知己之必後太后而死吾以為此二侯既成功史家從而夸其詞耳觀曲逆侯自請居禁中方且避禍之不暇何嘗有成筭哉倘有成筭是則時二侯既籌之熟矣其後事將決裂猶且燕居深念計無所出直待陸賈進交驩之說而始恍然大悟以五百金為絳侯壽何也史家于此亦自相矛盾而不知矣吾意二侯之對必曰方今柄在太后姑從之而徐圖之此則近于人情矣史家附會之語芟之可也

讀魏其侯傳

太史公淺人也其以竇嬰與田蚡合傳三致意于枯菀盈虛之間所見甚陋凡太史公遇此等事必極力形容之雖曰有感而言然不知嬰蚡之相去遠矣漢之丞相自高惠以至武昭其剛方有守可以臨大節者祇四人王陵申屠賈周亞夫及嬰也故予嘗謂亞謂亞夫當與嬰合而嬰不應與蚡合亞夫與嬰並以討七國有名其功同並以爭廢太子見疏其大節同

並不得其死其晚景亦同嬰之傳中但當叙其討七國爭太子崇儒術以見其長而于其末畧叙其為蚡所陷以死至于灌夫等事則別見之蚡傳可也蚡本不應立特傳但當與後此之淳于長同附外戚傳中可矣嬰有臨大節之勇而惜子其不學雖崇儒術而未嘗有得向能杜門養晦以息機則淮南之禍蚡必族蚡既族嬰必再相嬰得再相必能引進汲黯之徒有大節者而與之共事不亦善乎乃以牢落之故喪其身于灌夫此則吾所以為嬰惜也雖然三代以後人才難得終漢之世其可以繼此四人者元帝時蕭

望之成帝時王商哀帝時則王嘉望之與嘉又稍叅以儒術其餘皆不足以當臨大節之一語然則嬰豈可與蚡同傳哉

書史記公孫宏傳後

西京雜記公孫宏起家于齊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宏食之脫粟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的之宏慙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葷云何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宏聞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列傳言宏奉祿皆資賓客家無所餘今以雜記之言觀之恐

亦虛矣汲黯庭詰雖畧得其大槩要之發露隱情不若此之盡也

讀魏相傳

厚齋謂弘恭石顯之禍開于弱翁蓋其由許廣漢以進亦刑人也不能制恭顯宜矣近者何學士義門非之謂弱翁欲由許氏以發霍顯弒后之奸耳附會宦官則非其所為也予讀褚先生續史記相以府掾陳平等劾中尚書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死或下蚕室然則弱翁阿附宦官之明文也宣帝以刑餘為周召其所由來者漸而宰相因以之逢君厚齋未嘗引及

此而義門亦攷之未詳也少孫之書時亦有足采者此類是也

題漢書城陽景王傳後

城陽濟北二王並豫誅諸呂之謀而論功則城陽更大文帝以其初將立齊王而絀之亦已隘矣遂使濟北卒以失職反而城陽獨不見有怨望之迹賢哉抑不獨無怨望之迹而已吳楚反時膠西連絡諸齊時國分為七王其四皆同之齊濟北王志亦與之獨不及城陽史記載諸齊之語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弗豫事定分之耳是可以見城陽失職不改忠節且能素

素約勅其子孫故諸齋逆料其不從得免汙染城陽
真不可及哉班史削去此語予特表而出之

題漢書平陽侯傳後

高帝世臣當諸呂時平陽侯曹窋功最盛次之曲周
侯子酈寄而事定論功不及焉平陽為御史大夫即
以文帝元年免及景帝時曲周并失侯矣予嘗謂文
文帝亦少恩當時大臣論功亦難逃其責也然二人
者不媿于高帝矣

題漢書吳王濞傳後

七國既敗乃下詔令諸將以多殺為功想見天資之
刻薄追思殺王公以謝七國不亦恥乎予嘗謂景帝
最庸唐昭宗尚不肯遽害杜讓能景帝出其下矣既
敗而始令多殺何不追雪三公耶

讀魏志王凌傳

王凌謀討司馬懿而不克懿以軍至雖五尺童子亦
自知不克全矣而謂面縛出降以望生無斯理也又
謂凌乘船逕就懿為懿所拒至中途乞灰釘以嘗懿
之意而懿予之始自裁凌之庸謬果如此豈能討懿
者亦不應為當時人望所屬矣又謂懿臨死時見凌
為祟則凌之神明早漸滅于請降請灰釘之日而死

後能復振乎此史臣謬采誣善失實之詞而不知其非也曰然則史之所記非乎曰此乃司馬家兒所以謗凌之詞也凌志大而才踈其敗也必有麾下內應于懿縛之以降者其乞灰釘也蓋惟恐不速死而非有冀于懿之宥之也夫然故大呼賈逵之字以求諒于神溫公修通鑑亦仍舊史之謬不可解也

讀魏志曹爽傳

舊史不平之事有二大案焉其一為曹爽其一為王叔文王伾爽以曹氏宗支有見于司馬氏之難制奪其官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駕馭奸雄之

非其才也委任何鄧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于司馬氏既覆而司馬氏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婦矣叔文伾有見于宦官之難制奪其兵思以張王室不可謂非而不自知中貴之勢之極重而難返而二人非其才也委任八司馬而又非其才也遂見覆于宦官既覆而宦官百端造謗以加之史臣從而書之居然下流之婦矣叔文伾之事范文正公頗昭雪之

今上又取其言而表之可以稍為平反而爽之冤千古無言之者嗚呼八司馬之流浮躁率露則有之其

心豈有他哉身罹重典不復邀有心人之原諒其可傷也雖然叔文任無兵柄八司馬亦不過才人耳故不足以制宦官爽有兵又有桓範之謀而不能則誠癡兒也

讀魏志鄧艾傳

鄧艾之將畧雄矣然其人則粗疎以故為鍾會所播弄而不自知以此觀之昔人謂江油之師可坐縛者亦非過也

書諸葛氏家譜後

方遜志謂諸葛兄弟三人才氣雖不相類皆人豪也

當司馬昭僭竊之時征東拒賈充之言起兵討之事雖無成身不失為忠義豈非大丈夫乎世俗乃以是些言之謂漢得龍吳得虎魏得狗為斯言者必賈充之徒楊雄所謂舍其沐猴而謂人沐猴者善哉斯言予觀東漢之末東南淑氣萃于諸葛一門觀其兄弟分居三國世莫有以為猜者非大英雄不能厥後各以功名忠孝表著而又皆有令嗣何多材也東吳自周瑜魯肅既亡苟安偷息莫敢有謀及北方者太傅惓惓出師差強人意惜以不密殞命逆臣腐儒嘵嘵所謂成敗論壯士者耳太傅不死北方未得高枕卧也

衛將軍父子仗節為兩漢四百餘年任綱常之重蜀志尚多貶詞可謂無人心者副軍師終身不向晉室而坐岷岷龍種要不與孤兒鼠子等也

跋五代史李茂貞傳後

日知錄據薛昌序鳳翔法門寺碑謂碑以天祐十九年立而其文已稱茂貞為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茂貞先自稱秦按資治通鑑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氏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二月辛巳制秦王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至是

時始自岐封秦也據此則茂貞稱秦唐莊宗實錄可證顧氏偶失記也若溫公謂無以秦封秦之理疑其未嘗自稱則又非也茂貞之封岐王乃唐所命其稱秦則私署耳莊宗以新天子錫命諸藩即其所自稱而授之理當然也尹洙五代春秋開平二年秦人來寇雍州至同光二年秦王茂貞薨皆書秦不書岐而何光遠鑑誠錄馮涓告蜀主莫若與秦王和親然則開平纂唐茂貞即以秦王稱制矣通鑑始終書岐王者誤也因牽連書之以申顧氏之緒

跋宋史楊文靖公傳後

楊文靖公之子安止本傳言其力學通經亦嘗師事
程子然于其出處大節則不書不知其何意也朱子
言胡和仲嘗勸秦丞相以相公當國日久中外小康
宜請老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曰我尚未取中原和
仲曰若取中原必須用兵相公是主和議者曰虜自
衰亂不待用兵可取也其後安止亦有劄子勸之去
位秦大率如對和仲者于是不樂安止遂坐此去國
不然安止亦須為從官然則安止誠不媿為文靖子
矣初汪聖錫在三山刊文靖集安止令姑勿入奏議
于其中蓋以當時尚多嫌諱亦文靖所定道鄉先生
集中之例也朱子謂文靖晚年出山一節世多疑之
奏議尤不可不行于世安止聞之遽梓之于延平蓋
程門四先生定夫後人曾為秦丞相所挽而其人不
甚發揚至使其從昆弟竊取定夫所解論語以獻於
秦上蔡三子一死楚一死閩祇克念者紹興中漢上
奏官之而遽卒與叔則無聞焉其有聲者惟楊氏耳
安止官終判院而水心謂文靖卒于紹興丙辰而七
十年來無仕者又不可解也

跋宋史趙雄列傳

趙衛公相孝宗力主規恢又有保全朱子之功然其

其晚年乃排南軒先生則大累平生矣本傳直書其事古之名臣往往一生多所建樹而但以一二節為人所少者真可惜也特衛公有良子開禧中殉蜀難史臣沒而不書因嘆唐有宰相世系表則雖瑣瑣任子皆得附名汗簡而宋之脫畧至此不可謂非不幸矣程史衛公子希先名昱少苦學以司馬周程為師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充諸己之謂內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出仕二十餘年僅一磨勘任不滿三考其恬退如此汎掃一室左圖右書晝晝夜積日月不舍先是吳挺帥蜀衛公言挺為人雖細密警敏而

敢于欺君父恃其儉巧愚弄士大夫朝廷用之不得其地西人以其二父故莫不畏之挺死朝廷雖畧行其言已而復故開禧丁卯吳曦偕叛希先每念衛公此言輒投地大慟或至氣絕不蘇初欲買舟順流而東以兵蜀守門不果于是制大布之衣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輒號泣弔之貽書成都帥臣楊輒勸以舉義辭旨激切遂絕粒卧疾不能起猶晝夜大號聲達于外置一劍枕間每欲自刺輒為家人捍之而正如是數四卒不食而死時倦翁兄德夫在蜀幕故其知之予考逆曦之變宋史于死節者載之頗悉希先以

宰相子有此忠義獨不得豫表揚之例然則潛德之不章者恐尚多也因書之衛公傳以見宋之世臣雖衰尚有仗大節如此者

衛公論吳挺事本傳而失載

跋宋史楊大異列傳

楊大異登嘉定十三年進士其為四川參議官死節更生在理宗嘉熙三年已而入知鼓院遷理寺出持廣東度節除秘閣奉祠蓋尚未六十也家居又二十四年卒而宋史言其少時乃常受春秋于五峰胡氏之門愚考五峯之卒在紹興之末今始以大異死節之時追計之間以孝宗二十六年光宗五年寧宗三

十年理宗十三年已七十餘矣大異從五宰時即甚少亦當及冠果爾則其成進士已六十餘本傳年八十二之言又恐不足信也五峯弟子寥寥傳然自南軒而外如彪居正吳晦夫俱在淳熙前後之間大異相去懸遠於嶽麓弟子吳趙輩尚稱後進則謠誤可知諸胡以籍溪為最長致堂節堂皆與五峯年相若無及孝宗之世者惟廣仲稍後死其與南昌軒明文定之學最為碧泉遺老或者大異曾受經焉而本傳因之成訛耳

跋岳珂傳

鄂王諸孫倦翁最有聲于時其禮記之學則為衛正
叔以後第一其程史諸種則多足以備宋史之遺其
玉楮集則為嘉定一名家若其上吳畏齋啟惓惓以
開禧兵隙為寒心力言招偽官遺妄謀無補于事允
稱志識不羣者矣然予考張端義奏疏劾史相國彌
遠城狐社鼠布滿中外朱端常莫澤李知孝梁成大
之在臺諫袁韶之在京畿鄭損之在西蜀馮榘之在
殿岩吳英之在許浦岳珂楊紹雲鄭定蔡虞之在四
總借天子之法令吮百姓之膏血外事苞苴內實囊
橐何居乎倦翁而亦豫此列也宋史于鄂王附傳甚

畧而徐鹿卿傳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歛
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屈于初命鹿卿覈之吏爭竄
匿鹿卿寬其期限躬自鉤考親得其實珂辟置貪酷
吏聞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
之半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命珂
坐是罷又杜杲傳珂為淮東總領杲以監崇明鎮事
隸之議不合求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比
而得禽獸雖若坵陵弗為珂怒杲曰可劾者文林不
可强者杜杲珂竟以負蘆錢劾之朝廷察其無偽三
劾皆寢又袁甫傳珂以知兵財名甫奏珂總餉二十

年焚林竭澤珂竟從外補然則珂直接克收深之小人得無有愧于乃祖乎倦翁生平頗景仰朱子具見程史所錄其所為不當至此抑或色取而行違者耶本傳所以寥寥殆亦有所諱而然偶與吾友厲二樊榭言之為之太息

跋宋史胡舜陟列傳

胡待制不附秦檜以致殺身本傳載之甚詳而羅鄂州新安志不書焉望墩以為鄂州終以其父之嫌不盡所言鄂州賢者豈有此耶及見朱子褒錄高登狀言待制官靜江因檜父曾令古縣欲為立祠高方為

令持不可待制誣以罪下獄鍛鍊之訖無罪狀而止然則待制非能忤秦檜者也當時忤檜之人本非一輩容有求附于檜而反忤之者待制即忤檜亦此輩耳後村集謂待制逮捕高母死舟中高航海投匭上書乞納官葬母檜素蓄憾即下高靜江獄比至而待制為漕呂源發買馬事先下吏死有天道焉嗚呼待制恂恂儒者常命其子仔采摭經傳作孔子編年五卷又嘗請復孟子于講筵末路如此良可惜也高于靖康中已與陳東上書力陳六賊之罪又言金人不可和卒忤檜以死朱子既請于陳朝又與留衛公言

之始得贈卹而宋史不為立傳誣善失實一至于此

跋宋史陳謙列傳

開禧用兵而慶元之黨禁弛然諸君子雖少挺而又以言恢復事遭物論矣水心稼軒且不免何況其他嗟乎開禧之事是也其人非也然知其不可而為之則機有可乘雖公山矜佛當為一出况平原托王命以行之者乎若水心之固辭草詔其胷中早秩然矣平原既死羣小借此口實以逐去諸君子黑白混淆宋之所以終于不競也陳益之淳熙遺老晚以邊才復用再起再蹶其料皇甫斌安襄城保漢陽水心所謂有三大功不特無銖寸之賞而反以為罪者宋史詆其呼侂胄為我王以予考之說部則莆田陳謙之事也謙與謙字相近遂妄加之曾謂以益之風節而出之此乎宋史之妄如此

跋宋史鄭丙列傳

慶元道學之禁濫觴于鄭丙宋史詆之甚峻予夷攷之則前此丙亦清流一自倡攻道學遂喪名節而一跌不可復振矣朱子嘗言建寧自程鄭二守至今聖節不許僧子井堂說法其餘無敢任之者程公即泰之也程史而初登西掖力言賞功遷職之濫奎札獎

許又力雪陳龜年之獄韓子師以曾覲援將召用丙
力爭之大臣多譖為賣直上獨重之亟遷史書王公
謙仲方丞宗王因進對有愛莫能助之荐雖古之名
臣何以加諸水心亦稱丙之風力嗚呼朱王葉三老
者皆慶元黨魁也丙亦何心狻狷晚節竟相背而馳
乎然宋史一槩抹而不書則亦非善惡不相掩之史
法也

跋宋史袁韶列傳

袁越公韶為執政世皆指為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
氏忌其逼已而去蓋嘗考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去

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公言揚失守則京口不
可保淮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闡命來樞府
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無暮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
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於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
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團以馮將
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弄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
以至去國于時領兵殿岩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
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逼果有不可言者讀宋史
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為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
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無

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
要非君子也史表卒為婚姻故亦共諱其事清容亦
欲為祖諱故言之不盡予特為著其事以補史闕

跋宋史王益柔傳後

王益柔在熙寧時老矣而通鑑之成他人讀之僅一
經即欠伸思睡獨益柔讀之終卷何其老而好學耶
進奏院之會雖小人借之以傾君子但益柔所為傲
歌歌倒太極令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則不可為訓
也其禍蓋自取之

書宋史張邦昌後

靖康之難馬時中抗詞以復辟事申邦昌徐師川挂
冠以去至以昌奴呼其婢皆得書于國史而此外如
吳享仁已僅僅附見于時中傳至喻汝礪之捫膝不
屈則竟泯然矣喻以知名士淪落况其下焉者乎虹
縣尉徐端益不拜偽赦堂吏張思聰亦首建反正之
議雖其人微然即此一節已自足傳顧僅見于華甫
先生集可嘆也

書宋史夏竦傳後

明崇正間流寇之亂楊督師榜于路曰有能得張獻
忠頭者封萬戶侯甫翌日而幕府堂皇庖壁之間亦

有榜曰有能得楊嗣昌頭者賞錢三錢督師以是失
魄卒喪師隕身偶讀孔經父說叢則固有先乎此者
夏竦西征揭塞云有能得元昊頭者賞錢五百萬貫
爵西平王已而市中有榜亦云有得夏竦頭者賞錢
兩貫文夏遂大沮嗚呼滑虜行事不約而同如此夏
氏之得以功名終也幸也經父又言夏議合五路進
討凡五晝夜屏人絕吏密處置軍馬糧餉等事封鑰
一大櫃中一夕失之夏進兵之議遂格懇乞解罷然
則使夏終迷不復必有如獻賊中道劫取督師令箭
翻城之事草竊之徒亦可畏矣

再書

夏安期在宋史頗多褒語而經父言其奔喪至京師
館中同舍謁見不哭坐榻茶索如平時安期之死其
子伯孫亦如此噫異矣

書宋史劉元城先生傳後

朱子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構禍無罪就死
劉莘老死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以木匣取其首
或云服藥皆不可攷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正云劉摯
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又云范淳夫死亦
可疑雖其子孫備載其死時詳細要之深可疑又云

當時多是遣人恐嚇之監司州郡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予初猶疑其語今觀元城傳中所載蔡京累遣人脅害之事乃知朱子之言不盡出傳聞之過也嗚呼元祐黨人竟何罪而至此

書宋史胡文定公傳後

致堂籍谿五峯茆堂四先生並以大儒樹節南宋之初蓋當時伊洛世適莫有過于文定一門者四先生沒後廣仲尚能禪其家學而伯逢季履兄弟遊于朱張之門稱高弟可謂盛矣宋史別列籍谿于隱逸不知是何義例籍谿雖立朝不久然再召適當秦相諱

言之後一時誦其輪對疏者以為朝陽之鳳固不可謂之潛德終淪者矣况淵源實建安所自出雖建安謂其講學未透要不可不列之儒林也茆堂還朝秦相問令兄有何言對曰家兄致意丞相善類久廢民力久困秦相已愠因謂茆堂曰先公春秋議論好只是行不得茆堂曰惟其可行方是議論又問柳下惠降志辱身如何茆堂曰總不若夷齊之不降不辱也遂以書勸其避相位以順消息盈虛之理秦相愈怒一日忽招茆堂飲意極拳拳歸而臺章已下宋史祇載其蔡京之對且謂因致堂與秦相絕遂并罷不知

茹堂自不為秦屈不一而足以致堂之牽連也予擬
重修宋史謂宜考諸胡祖孫三世顛末合為一傳以
表之籍籍少嘗賣藥其後書堂中尚有胡居士熟藥
正舖牌卒成一代儒者真人豪哉

跋宋史史浩傳後

吾鄉史氏一門五宰執忠定雖以阻恢復事為梅谿
所糾然其立朝能力荐賢者乾淳而後朱陸陳呂楊舒
諸公皆為所羅而使諸子與楊舒諸公遊尤可敬故
終當在正人之列其一參政二丞一樞密皆不免清
議史臣特著獨善先生及環鄉蒙鄉三公世有補宋

宰相世系表者史氏可以生色矣然諸史中尚多賢
者不祇三人而已文惠少子彌堅累官潭州安撫使
其平土寇行義倉極為真文忠公所稱累勸忠獻辭
相位不聽遂食祠祿于家凡十六年加資政殿學士
吳泳鶴林集內制行詞有曰在熙寧則不黨于熙寧
如安國之于安石在元祐則不黨于元祐如大臨之
于木防寧宗御書滄洲二字賜之卒謚忠宣宋人有
書判清明集皆以載能吏之最著者彌堅豫焉文惠
從子彌應嘉定七年進士不為諸兄弟所喜交遊之
來言時事者輒退之陳習菴序其詩曰余外家赫奕

寵榮蟬鼎相望獨舅氏自樂翁常罹讒退閉門求志
行吟空山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傳逸度于將來
仕終寧海尉其詩後為宋梅礪所刻以為耿介拔俗
之語瀟灑出塵之作世所傳自樂山吟者也習菴大
儒許與不苟則自樂亦史氏之君子也又朝奉大夫
守之文惠孫也心非叔父所為中年避世遠嫌退居
月湖之陽著昇聞錄以寓諷諫與慈湖諸先生講肄
不倦寧宗書碧湖二字賜之忠獻每有所作必曰使
十二郎知否愚以為當合忠宣自樂朝奉為一傳獨
善與蒙卿為一傳璟卿別為一傳合為一卷碧梧翠
竹以類相從庶潛德不終湮而宗袞亦未嘗不藉以
吐氣也

讀明高皇帝紀

高皇帝一朝事予不甚當于心曾見于謁孝陵詩以
其殺戮無度也其最有功綱常者為宋追討叛臣蒲
壽庚之徒加其子孫以禁錮此足大快人意而實錄
不書故本紀亦畧焉或疑此事為無徵按吾鄉袁太
常柳莊為其先進士作忠義錄內載四明制置使趙
孟傅子高皇發遣以其降元也是則最可信者矣夫
沈充之後有沈勤勁故惡惡不及于子孫此舉雖非

中道然足以寒亂賊之膽况又無所為而為則高出于漢祖誅丁公之上也

跋明史楊守陞傳後

尚書之卒閣中已為議謚而楊新都尼之尚書于易名之禮實無愧新都為屠襄忠公修宿憾焉君子非之曹石倉紀其事然乙酉江上之役其後人尚寶司卿德周以為請詔謚文肅是則諸野史皆未及也事見吾鄉林都御史時對集

跋明史袁崇煥傳後

南都已為崇煥請卹者未得施行桂王在粵爭請

之會北來者以

太宗檔子所言說雪崇煥之冤始復官賜謚曰襄愍此見吾鄉高武選字泰集按廊舍人嶠雅已有詩紀此事但未及其易名耳其以

太宗密謀事死亦以之得雪異事也

跋明史朱燮元傳後

南都補賜累代名臣謚法李映碧請及尚書而終不與焉亦關事也予曾見吾鄉沈侍郎延嘉集其在東江為尚書草謚議曰襄毅及讀倪職方無功集則尚書之謚乃忠定也無功越人且于朱氏為戚屬必有

據或侍郎所擬乃初謚而後改定之今亦無知者矣
讀明史張春傳

太僕以崇正四年陷于東天聰之五年也凡九年而卒崇德之四年也顧以

太宗實錄參之明史則事不甚合又取何昶所作太僕傳參之二史亦不甚合實錄

太宗令太僕上書莊烈帝勸令講和太僕曰此事必不可言我必被執又非所宜言

太宗遂不復強而明史莊烈既遜加太僕以憲節太僕有疏請議和遂為劉孔昭所劾有司請削太僕所

加憲節帝雖不從而司竟收其二子下獄至于死則大相矛盾夫使太僕果勸明以和亦不害其為忠然終不如實錄所言之凜然且使太僕既奉

太宗之命以勸和實錄何以反諱其事而抹殺之不可信者一也當時俘囚諸人如德王嘗上疏于明以勸和鎮守太監亦嘗上書于明以勸和實錄皆備載其文何獨于太僕之疏諱之而抹殺之不可信者二也吾故曰實錄所據乃當時檔案必不錯其錯當屬明史然明史亦不應鑿空撰為此事或者當時之人有冒太僕之名以上書者因招孔昭之劾異國遼遠

莫能覈其誣耳何傳亦不載此事然則究當以實錄
為定也

鮎埼亭外集卷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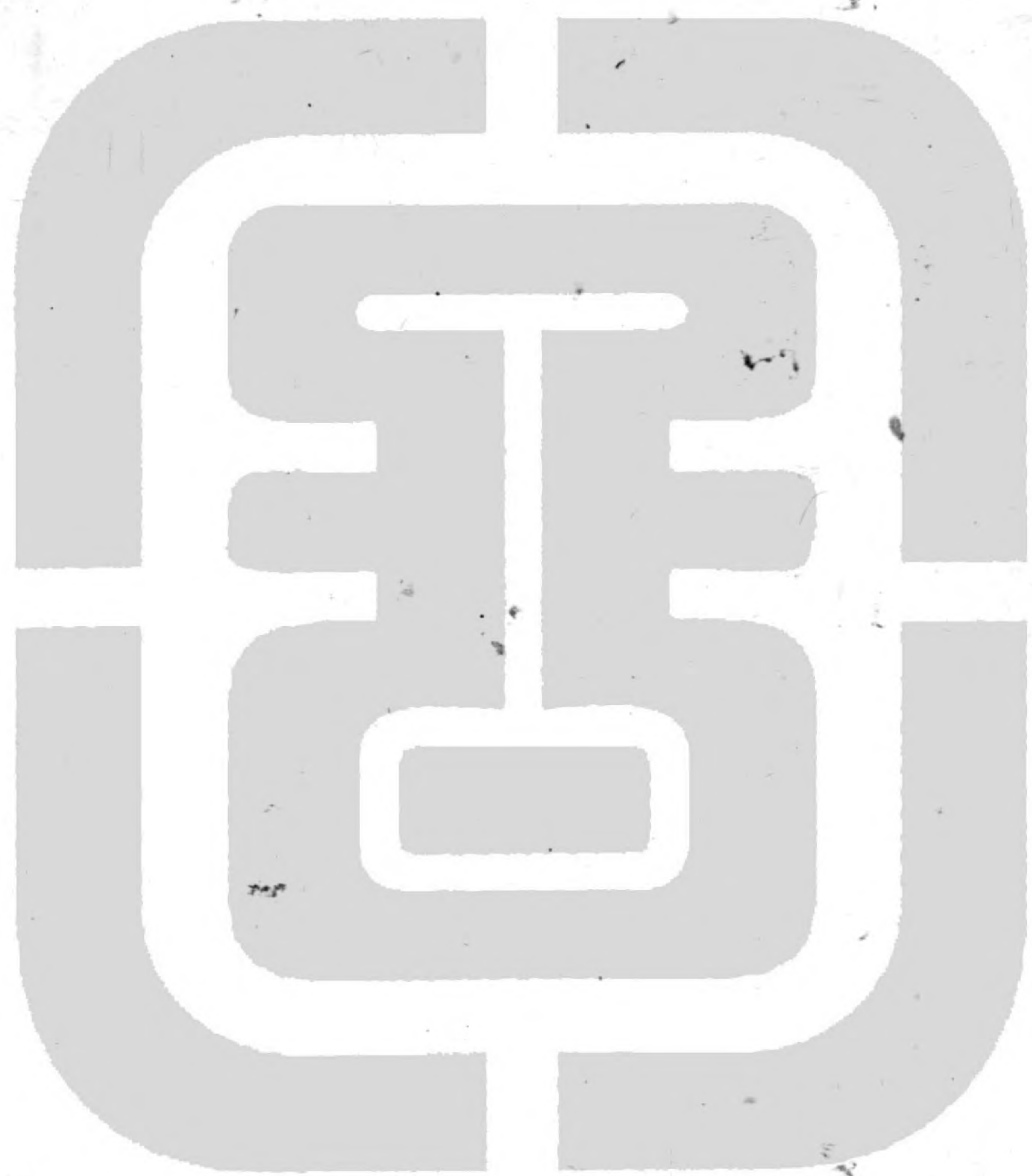
鄞

全祖望 紹裔

題跋三

跋庚申外史後

姚江黃氏南雷書目載有庚申君大事記元荅祿與
權著予博訪之未得也今盛傳于世者惟太行山隱
士權衡庚申外史其中尚有可疑者方至順時謂庚
申君非明宗子黜寘江南虞道園實草詔已而庚申
踐祚未悉前事召諸老臣赴上都道園與馬馬伯庸
以宿憾發之于是有皮繩馬尾之逮其事錯見于元





莫能覈其誣耳何傳亦不載此事然則究當以實錄
為定也

鮎埼亭外集卷二十九

鄞 全祖望 紹裔

題跋三

跋庚申外史後

姚江黃氏南雷書目載有庚申君大事記元荅祿與
權著予博訪之未得也今盛傳于世者惟太行山隱
士權衡庚申外史其中尚有可疑者方至順時謂庚
申君非明宗子黜寘江南虞道園實草詔已而庚申
踐祚未悉前事召諸老臣赴上都道園與馬馬伯庸
以宿憾發之于是有皮繩馬尾之逮其事錯見于元

史本傳續資治通鑑綱目葉盛水東日記諸書今依
外史則伯庸亦同草詔者按是時奉詔書其事于脫
卜赤顏者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
士忽都魯篤彌實而播告中外之詔道園草之不聞
有他人也且使伯庸豫聞是事方且株連是懼掩諱
不遑更何暇為道園下石況中丞籍筆之官大抵為
傳聞之失也若聞中今古錄又以大事記為劉尚賓
作或者別有一書俟更考

書剪勝遺聞後

野史之妄不足信者多矣偶閱徐中行剪勝遺聞有

曰中山王徐達北征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頒師
常過春大怒馳歸告帝曰達反矣達引軍歸帝時方
盛怒戒閹吏曰達入慎毋縱之達既入未見帝疑必
有變乃拔劍斬閹吏奪關而出帝因使釋其罪令謁帝
不允帝不得已視之舟中遠曰達有異圖不在今日
臨江鞠旅亦能撫有江淮願弗為耳且吾不禽元
順帝亦籌之熟彼雖微也亦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
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
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古之臣子未聞有得與君相
爾汝者况明太祖之嚴乎斬關殺吏是何語也

跋甲乙倭變錄

張侗初甲乙倭變錄雖所志止松江然多足與其時督撫諸公傳相參証者其載明初吳淞一帶海防則百世之案也所載四辯士蔣洲陳可願為吾鄞產而華錦之遺出于周述學乃越產皆在浙東三江固多奇人哉

國史惟疑跋

晉江黃相國東厓國史惟疑黎魏曾嘗見之云有一尺許周櫟園許為之刻而不果相因沒後魏曾訪之其子知章云經亂散失不傳矣李化舒曰三山高雲

客抄有副本雍正壬子予從同里范太守筆山家抄之祇四冊殆亦非足本也

題江變紀畧後

巨源深說姜公燕及謂其不知人而豫事也然設身處地則姜固有甚難者當金玉突起託故名園奉迎舊輔而謂可以扃戶而力拒之其凶鋒不容姜之肥遯也且立死矣是時之死甚無名此姜之所以不得不出既出安得復歸祇有一死殉之耳儒者據正誼以立言責脩賢者非不當然終非局內不知事勢之難自由也金玉定非能成事之人然使當時贛州不

梗則李成棟之兵下庾闕直抵江上外援未絕雖終非官軍之敵而圍城未易遽下且尚有退步也天特假高進庫以厄之以是知天命之有歸也夫

再題江變紀畧

巨源謂袁公繼咸豫于晉陽之甲當時江左諸公皆有此說李映碧曰朝中雖萬公元吉亦云然莫能明也今明史力辨之予觀袁公乃厚德人必不豫其事一時被劫無由自脫而袁左故相睦故有疑之者但何不死于左夢庚投誠之時更烈烈耳當時江左一督為公一撫為張公亮二公蓋皆思為何公騰蛟故

隱忍待之而張公不待入燕而死校袁公倍了潔也

殘明東江丙戌歷書跋

乙酉秋九月職方主事權知餘姚縣事王正中表曰伏以上天下澤頒朔以定民心治歷明時之年以垂國統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之不作臣正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自高皇洗湛昏之日月頒之夏商列聖承復旦之乾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淪幸遇主上飛龍會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皇姑次第夫典禮乃一統為大將肇始夫春王一雁不來竟是誰家之天下千楛欲動難

慰避地之黎民臣正中博訪遣人親求岩穴有黃宗
羲者精草篆之學任推筭之能緣成大明監國曾元
年丙戌大統歷一卷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又別狀
曰宗羲係餘姚故監察御史贈太僕卿尊素之子思
宗皇帝所賜蔭今方以里社子弟從軍在左僉都御
史孫嘉績部有詔優答宣付史臣次軍二月錄宗羲
從軍之勞并造歷功授職方主事尋與正中並為御
史予從野史得此表而家藏故有丙戌歷書一卷因
附錄之于後蓋自甲申五月
世祖章皇帝入主中原而山海未靖四王迭起其自

為正朔者尚十餘年節氣正閏晦朔互有不同是亦
推史者所不可畧也黃氏最精歷學會通中西顧于
滄海橫流之際一小試之以甌越之彈丸當山河之
兩戒其亦可悲也夫

跋梨洲先生行朝錄

行朝錄中桂藩紀年一卷最多訛錯蓋當時道遠不
免傳聞之殊也先贈公遺書中有同時諸公帖子論
此書者不下十紙予取而序次之為跋尾周順德齋
曾云方公以智從亡梧江蓋丁亥也是年桂蕩以閣
銜召之入直方公知事不可為力辭所謂十召不出

即指此也是年桂藩走武岡以智入天雷苗中猶未
為僧也庚寅始為僧今錄云丁亥三月以智棄妻子
入山為僧蓋失考也萬徵君斯同云劉承允以武岡
降桂藩踉蹌疾馳遇雨宮眷衣食都乏古坭口總兵
侯性遠來迎駕供給上下服御膳品俱備桂藩感其
功甚厚口授商邱伯今錄云商邱伯侯性迎駕晉封
祥符侯不知何據錢侍御肅圖云金聲桓之叛歸粵
中也降表以豫國公自署詔改封昌國公聲桓自以
反正有功朝廷輒違所署意頗快快致書粵中大臣
請還故封卒未之許今錄云封聲桓為豫國公又一

舛矣閩中降將郭天才舊屬聲桓部下其語此事甚
詳悉宗徵君誼云明金陵歷閩中歷及會稽長垣舟
山諸歷其與新歷竟有不同如粵中歷以庚寅之十
有一月置閏而新歷則辛卯二月是也瞿張二公以
庚寅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月十七日正命今錄
云被執明日遇害何也瞿公浩氣吟流傳于世亦未
之考耶德清胡處士渭云潘樞部駿觀歸安諸生以
己丑春間道入粵庚寅扈從墮水而死今錄云戊子
以駿觀為樞部不知尚未至粵也此係吾同鄉姻眷
更無可疑周順德又云何吾騶以己丑三月宣麻入

直不久即去甫去而黃士俊至代之庚寅亦去今錄云何黃同入內閣庚寅同罷非也陸處士宇燦云陳邦傳駐潯州焦璉駐平樂從前一最跋扈一最恭順其後一叛一死兩人判然不同今錄中連類而書不為別白此失之大者葉處士謙曰滇中爭王封一紫是最大節目首輔嚴起恒以此為孫可望所害投之水中一夕虎負其尸登岸今錄中于起恒不及片辭何也蓋自起恒死而桂藩入安隆予思以梨洲先生見聞之博又親與錢飲光金道隱諸公交尚有此失况他人乎是時吾鄉人多仕閩中而粵中最少以道

梗也故先贈公頗費考索焉

再書行朝錄

太冲先生從亡海上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後晦跡南歸雖庭誥中亦諱其事世遂鮮有知之者惟行朝錄已丑師太健跳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禮部尚書吳鐘巒兵部尚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左副都御史某職方司郎中宋養時戶部主事林瑛從亡按錄中凡書某皆先生所自紀温晒園作南疆逸史不審其即為先生乃襲此文而不改則失之矣

跋綏寇紀畧

陳令升曰梅村綏寇紀畧不類其集疑非梅村所為然舍梅村亦莫能當此者令升蓋心疑之而不敢質言也及見林太常爾菴所荅先贈公帖子謂此書原名鹿樵野史出一遺老之手梅村得之遂以行世然其中為不肖門生鄒漪竄改十五遂無完本太常每言及漪輒切齒以為吾同譜鄒木石何不幸生此無賴子專為展轉降附之張縉彥出脫按漪所作明季遺聞以出脫縉彥曾被蕭震本糾者也而萬徵君李野則謂其中亦有可節取者今觀其議論附見綏寇紀畧者又頗為李明睿粉飾盛稱其請南遷之疏同符吉水幾得施行而為光時亨所阻亦子虛也三垣筆記明睿在本朝常為禮部擬進懷宗謚法尋罷官南歸呈身阮大鍼幕中其人蓋不足稱故閻徵君百詩謂鄒漪生平之壞坐受縉彥之賄明睿之囑

跋勺中志畧

予家舊藏勺中志畧原稿為劉若愚手寫本其中塗竄頗老與近本間有不同而黑髮爰立伎倆一卷載馮涿州通奄事跡較近本更詳予聞涿州再起惡彘宗實錄害已遂焚其書是兩朝從信錄所由補也然

涿州能去大內之籍而不能杜名山之藏姑無論東
林遺老史筆成塚即刑餘如若愚其所著述有終不
可得而滅者則何益矣噫

跋彭仲謀流寇志

前太常林璽菴先生曰彭仲謀流寇志但憑邸報流
傳全無實據凡啟釁養亂徒薪潰癰以至督撫賢否
將士勇怯剿撫乖宜勝敗失律始末曾未抉出至叙
陷賊諸人訛以承訛更多誕妄如左良玉于崇正癸
未秋避賊南下大肆焚劫陪都震動南樞部熊明遇
束手無策適李忠文公被召便宜定亂莊烈帝面諭

有江南賴卿而定之語而彭氏但稱南樞禦亂功斯
何說也蔡忠襄公撫軍山西流寇至境令巡按汪宗
友守太原而身以兵控平陽宗友自求脫身乃請晉
王連檄促之歸平陽遂陷宗友反以輕棄平陽劾蔡
此山西人所不平者而彭氏竟謂蔡公不聽宗友之
言以失平陽不已謬乎有明成例凡皇子十齡方出
封崇正己卯封皇三子為定王至甲申年十五辛巳
封皇四子為永王至甲申年十三而彭氏謂定王年
五歲永王年三歲則不知典禮之故也河南大將陳
永福曾射流寇中目後因孫督師陣亡同左光先降

賊賊不修舊怨永福感恩頗為盡力而彭氏以為戰
敗殺死濟南府推官鍾性樸癸未進士易代後為山
西督學而彭氏以為戰敗殺死濟南府推官鍾性樸
癸未進士易代後為山東督學而彭氏以為列難是
以失節之人為死綏也翰林方以智為都御史孔炤
子而賊不屈南歸阮大鍼誣以為命入之六等舉朝
大譁乃止而彭以為降賊授庶常戶部主事介松年
與前商邱金梁以樟避兵松關病死當時或訛傳其
陷賊以樟力辨其寃而彭氏以為官給事而降保定
是以無罪之人為從逆也周套降賊雖被拷掠然未

嘗死其于北太子一案尚豫廷讞而彭氏云流寇責
令挑水數日而絕閻爾梅叅史閣部軍事乙酉以還
刊章名捕合肥龔鼎孳救之而免而彭氏云斃于偽
防禦武愆之手亦以生為死也兵科顧鉉雖非殉節
然以榜掠絕命而彭氏入之勸進之列并不知南都
曾有郭愍之謚也蓋其失實尚難校舉太常三朝遣
老史學極博桑海見間尤其身歷其所辨正甚至惜
其身後子孫甚微無復收拾之者因閱彭氏之志不
禁為之慨然乃述其緒言為跋尾

題天南逸史

是書若瞿留守族人所為故多稱先太師又間稱稼
軒而述留守之言稱之為弟又言在留守幕府為之
理錢局事則亦嘗仕于桂矣而予考庚寅桂林百官
簿無其人也其自稱是年圖入蜀不果又往來恭城
頗與永國公曹志建善且自言乙酉幾死于詹世勛
則是豫于太湖集師之役者也按後表紀年曰己丑
首輔瞿式耜同族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也明年題
授行人則是書殆即其所作其所志留守身後事
有御史姚端有陽藝有陽羨浮屠清凝今明史但有
陽藝耳可采以補其闕

題嶺表紀年

是書未知出于何人之手似有憾于稼軒與別山者
其謂稼軒元隨周文顧成之橫至比之江陵之游七
嶺外大臣惟于元暉魯元藻不為之屈餘雖別山不
能免周文死顧成官至錦衣僉事後為稼軒孫昌文
縊殺之于桂林稼軒不應至此別山亦不應至此又
言別山與元暉爭為督師激怒稼軒收回成命果爾
別山非貞士矣又言稼軒亦標榜五虎不免勛鎮習
氣疑出自愛憎之口明季野史家極難信以二公之
大節可保其必無此然士大夫亦正不可不以此為

戒也

再題嶺表紀年

魯尚書可元疑是藻仕桂王蓋章曠之亞而出諸允錫
之上事去潔身不辱亦難能也明史不為立傳乃闕
事嶺表紀年載其于己丑冬疏請召錄諸賢時則楊
廷樞已殉節贈侍讀而召張自烈為檢討且以沈壽
民劉城康范生為給事杜如蘭金光房為禮兵二部
郎張之陞金光旻為行人當此匆匆而以收羅遺逸
為事亦見有明三百年養士善政未替也明史楊廷
樞傳亦失載

題庚寅桂林百官簿

寧士仕于嶺外者甚少以是時道斷也攷之百官簿
祇三人其一曰余御史鵬起其一曰任太常斗墟皆
鄞人其一曰陳工部純束奉化人太常豫于安龍十
八先生中最烈矣工部不知所終御史在明史附見
何公騰蛟傳中曾以監軍下湖南有勞而其後失其
事予里居訪之諸余乃知為故通政使本之後今亦
絕世無可攷近始得其始末太息其從亡勤事而晚
節為曹志建所誤為可惜乃附志之曹志建者亦鄞
人也字光宇世襲滄州衛官以大兵故曹氏合門死

王事者凡十有三人志建不知何以得起于楚官至
巡按已而得道柳諸州二十餘縣駐龍虎關桂王封
之為保昌侯晉永國公加太師堵亂錫者初為長沙
守與志建善後亦為閩部方招撫忠貞營以為用率
之入衛忠貞故流賊志建畏其抄掠以兵襲之得亂
錫志建恨其左袒忠貞也欲留而殺之亂錫逃入富
川監軍僉事何圖復寨志建索之不得以兵圍之圖
復善撫猺獞得其死力志建累敗益恚而圖復已送
亂錫入朝矣志建乃欲殺圖復而御史故于志建為
中表兄弟又累立功幕府為人所重志建用之以誘

圖復竟入其寨指天日為誓力言曹兵無他願釋甲
令從以保國而志建已解兵去圖復稍信之于是入
關見志建志建厚禮之請以為柳桂道盡移其家守
關既至一夕殺之闔門無遺僅二子脫入猺峒時人
大以之咎御史而御史次年暴卒于梧志建自是亦
不振竟為大兵所滅其兵敗時猶疑圖復之子導猺
兵以報仇云或曰御史實為志建所欺非有心于誘
圖復者然終莫能明也初予議祀甲申以後諸忠節
范生鵬問予以御史何故不豫其時予尚未深悉其
事未敢荅今范生逝矣嗚呼志建亦忠義之後卒以

悍不終而御史受其累乃知文山幕府列傳中未易
廁也

題所知錄

梨洲先生亟稱所知錄之可信然錄中多袒五虎蓋
田間翁與劉湘客厚尤與金堡厚也其謂金堡所以
不死桂林之難蓋欲收莽稼軒則可發一笑矣嶺表
紀年則謂高必正留嚴起恒是日金堡大約朝臣共
排張孝起田間亦在其列堡啖之以脩撰兼御史故
也然則田間正不獨以與湘客厚而左袒之蓋熱中
于進取耳嗟乎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尚求進不已

乎

題也是錄

鄧都督也是錄質實無虛語但其責李定國似太苛
定國畢竟是流寇出身故其罪在不能殺馬吉翔耳
若欲其以一隅而抗

天師挽鄧林之落日是非所能也要其始終為桂王
百折不降至于旁皇交趾境上祈死而竟得死是則
天鑒之矣屈大均過李獻武王祠曰役來賜姓者只
有晉王賢謂定國也今明史桂王傳于王死後大書
曰李定國卒其子以所部降而後終卷然則定國之

卒關于王者大矣定國亦可以瞑目矣

題海上逐志錄

鄭成功之在海上

世祖曾以海澄公招撫之成功亦上表但不肯薙髮而止不肯薙髮則非真降矣然其多此一表是不能不媿于王保保者也故

世祖嘗曰成功若果忠于明豈不善但彼實常投誠上表豈非反覆之徒大哉王言成功亦當內慙矣世之論成功者譽之或大過要其人自是確兒幸而死于壬寅使天假之年至于三逆抗命之時是大患矣

是則

聖朝得天之厚也

讀史臣碧血錄

左侍郎之烈不待言矣其卒殺陳洪範于身後雖涉于怪亦可以吐人不平之氣者也國初凡三案一則侍郎再則錢鳳覽之殺謝陞三則黃靖公之偕諸國殤殺田雄或曰是皆遺民造為此言曰然則司馬宣王亦受此言而通鑑不之非何也亦人心之公也

幸存錄跋

夏文忠公幸存錄有二本其一稍詳且志阮大鍼語

曰此敝門生錢謙益也而一本無之愚疑前一本乃足本若芟之者乃丙戌以後東澗之客代為洗雪而削去之耳嗚呼此公之瓦裂雖減去此一語亦不足以自蓋也

續幸存錄跋

世以續幸存錄為夏淳古作若非淳古固不應用此名也然有可疑者其自稱內史以越中嘗命為中書舍人也似矣顧其序南都眾正之任用而曰先人備位小宰此何所本文忠官考功耳乃以為小宰乎其時小宰則呂公大器也淳古不應昧于官制若此

汰存錄跋

黃先生指幸存錄為不幸存錄以其中多忠厚之言不力詆小人也巢先生因而序以證之謂是錄出于文忠身後蓋冒託其名者然慈谿鄭平子曰梨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亦未可信也予頗是之

題東江事跡

凡杭人無不訴毛文龍之冤者其昧于鄉里之私而所見如傖父可一哂也文龍絕無可以牽制遼事者而但以鞭長不及自大跋扈恣睢有取死之道此了

然者惟是崇煥亦尚無恢遼之定算足以自信者而汲汲以殺文龍為先著則已踈矣是時即少置文龍亦無害于恢遼之計也既殺之矣其所以為東江善後之計者又未盡以致有異日之禍是則崇煥之無所辭咎者爾方文龍交媾經撫其罪即可死不待是時而是時反失之驟者以崇煥所處言之也至于將死而叩頭乞免斯則文龍之所以為文龍矣或曰文龍之死由于華亭陳仲醇授意于錢閣學並屬妄言

題雪廬焚餘

雪廬焚餘一卷趙維寰所著也不足稱史學唯其中

論袁襄愍斬毛帥事得其平襄愍地下亦當心服者也當采之入明史

題蝗蝻錄

世皆言阮圓海志在一官若當時借邊才之說畀以遠方開府或豫或黔其志滿矣不至如後朱決裂也予則以為不然小人之欲無厭試觀其一起即奪貴陽之樞枋尋覬其黃扉一席矣安得飽彼腹乎且以為豫撫耶是導之使北降也以為黔撫耶亦不過稱臣于孫可望而已誰更能挽之反正者

題南都雜志

野史最多妄言如史閣部入興平軍中為其所制其後興平漸為閣部所威而跋扈之氣一變乃曰閣部微服為者始得脫賴靖南助之何其妄與靖南固忠然于閣部始終以興平之憾不甚為用安得此言

題戾園疑跡一

凡論南都事而以王之明為真者如杭人吳農祥輩皆然甲乙紀畧尤甚其實王之明之偽無疑即據紀畧所言其出獄入宮之後遣人特勅封南都獄神為王則居然自以為天子矣其愚而妄何如當此大亂時符丕劉允之材不能有濟况其下之甚者乎然則

便令非偽亦必無成者也張怡曰聞之賊中人太子被害于通州之東門外其說近是

題戾園疑跡二

乙酉以後東宮二王之踪跡雜出皆流傳無據之詞也南偽太子則近似乎東宮北偽太子則近似乎永王其浮屠一鑑則近似乎定王而定王尤多當王之明未至之前已有定王南來被沉之說故左良玉檄中既沈其弟又殺其兄蓋指此其後又多稱朱三太子者皆以為定王耳不知其皆非也或妄謂南偽太子乃

新朝所遣以眩惑南中者尤悖善乎攝政王之言曰
太子果真不過封以一王而已此言可以解天下之
愚矣既係成方遂之徒安得不誅若如錢鳳覽者其
心則可原而惜其不達于事理也

題庾園疑跡三

太子偽永王偽定王偽斯不足深怪者若福王亦偽
則見于所知錄而予見林太常爾菴集中較之所知
錄尤詳則益奇矣堂堂留都以史大司馬之定策且
名賢林立其間而使卜者王郎輩踐天子位焉豈非
怪事于是有偽先帝有偽福王之父恭王偽妃童氏

又有偽太后乃馬士英之母房氏若偽齊王偽潞王
之弟郈公偽皇姑者不足道矣天降大亂怪異百出
欲國之不亡得乎

題桑郭餘鈴

桑郭餘鈴者謂桑維翰所法為郭汾陽而明季之吳
逆又似乎師桑然其說不甚覈也吳逆進退俱失無
所置辨至謂其以陳沆故叛闖則亦近乎下流之歸
據楊宛叔言與沆同見繫于劉宗敏既而沆為宗敏
所挾去不知所往則國難時沆尚未歸吳也其亦安
所攷而得其實乎

讀全黔紀畧

李公茂嶼全黔紀畧一卷豪無自矜之語亦無所歸咎于人但于按臣史永安有微詞耳可謂君子之言吾鄉先正當明季不媿封疆之臣者一為公一為高公守勛功其事相等李公為奄黨所攘功史永安而乃奄黨而高公為陳演所抑俱不蒙上賞明之賞罰顛倒如此

題視師紀畧

謝三賓視師紀畧一卷蓋其自登萊還時所為也三賓非有將才幸遇朱公未孩得成功遂加太僕猶以不得旌節怨望而不知其乾沒賊營金數百萬不遭

愆尤已屬萬幸矣其富既偶國遂有以告流賊者甲申之難三賓子于宣方官行人以此被拷獨酷致死晚年求用于

新朝總仗此多金欲以賄殺六狂生不克竟殺五君子以為進取之路而

新朝終薄其人不用也然所殺吾鄉之正士則亦多矣甚矣此多金之為厲也三賓知嘉定時以贄列錢受之門下為之開雕婁唐諸公集其後與受之爭伎柳氏遂成質首之仇南都時受之復起且大拜三賓稱門下如故其反覆如此而所擁多金至戊子以後

為海道孫枝秀勒取殆半三賓忿甚賂大府劾去枝秀以報之所費亦不貲于是其金漸耗遂蕉萃以至于死

跋三垣筆記後

映碧先生三垣筆記最為和平可以想見其宅心仁恕當時多氣節之士雖于清議有功然亦多激成小人之禍使皆如映碧先生者黨禍可消矣其中力為宏光洗雪言其變童季女之誣至于支立潞藩諸臣皆絕不訐及又言其仁慈勝而決斷少當時遺臣中不沒其故君者有幾人歟于龔鼎孳直書其垣中之

李氏三垣筆記中多詆興化而頗袒荆溪又論三案往往祖述要典之說其于周重馭則極口言之故列張捷楊維垣于死難之列蓋本與東林異趣故是非與人相反耳先生此跋頗有取焉竊所不解未敢以師說而附會之也

過不少貶更人所不盡知也其中紀甲申死難諸臣有李國禎紀乙酉死難諸臣有張捷楊維垣則失考也至鄭鄴一案當主梨洲先生之說而筆記所言太過耳

題宦夢錄

黃太行宦夢錄言魏藻德之驟進由于馮銓其言足補明史然藻德之福命遜于銓多矣但太禔與李建泰善極稱之則失人也建泰本有時名故夏文忠公幸存錄亦稱之及觀其當大難時特庸人耳太禔頗譏興化受督師之命而情然興化之才遠在太禔之

上其督師非情也實當事不可為之時耳

題高中丞存漢錄

王光恩入

本朝為襄陽總兵存漢錄中載之甚明其後以反而死見于高公之子宇泰所著雪交集光恩以反死其弟光泰入鄖陽十三家軍中亦見雪交亭集而明史則劉光恩于其高傳之尾曰以功名終誤矣雪交集流傳不甚廣若存漢錄則送入史館不應亦未之見也斯言蓋誤本于盧宜

題朵顏三衛宗支

明之朵顏三衛今之蒙古喇爾沁也其前事見于明史朵顏本傳後事則皆見于

累朝諸實錄是冊蓋職方之底簿也在韓江馬氏藏書中讀史者攷証力不及此然如有仿遼史之例作部落表則是冊不為無用也東人之長曰土蠻曰黑失炭曰長禿曰納木互曰那彥兀兒西人之長曰把都兒曰辛愛曰安灘北人之長曰納林其所屬亦多矣今之喇爾沁凡三國一曰杜冷郡王扎世一曰鎮國公吳特巴拉一曰多羅貝勒扎木殆并為大部也方

太宗伐明時喇尔沁以軍從曾上書烈帝請罷兵修好書中猶稱三衛自陳不得已之故今明史失載當補入

題潭西草堂憶記

記言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已阻之事在辛巳冬次年六月始入閣然則今明史本傳謂馮尚書元飈勸宜興引興化入閣共成涿州之事興化入而背初說二輔因之構隙其說不可信矣興化累如此此小人矣興化自記歷歷言前為井研所阻後為所中其于宜興似無隙也興化自以才為上知明史不知何據

坐以此說譏其始進不正吾未之敢信也

思陵宰相以庶寮被格用者興化之才為第一及其受督師之命而不前譏之者多矣雖同官王景昉亦云然其實不足以咎興化也天下豈有無一兵一將而令其以宰相之虛名擊賊者甚矣其謬也史公可法論救之疏其足以雪之矣

鮎埼亭外集卷三十

題跋

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

遜菴先生在劉門其勇於急難不下祝公開美行實
一篇最詳盡惟言意為心之所存則遜菴有不盡守
師說者故梨洲別撰行狀一篇然遜菴所序間有梨
洲之所未及者當並存而不廢也遜菴之自序曰日
初避亂天台聞訃道阻嗣後崎嶇閩粵越五年己丑
南還始得哭先生於古小學然則遜菴丁戊之間殆

鄞

全祖望 紹裔

亦嘗參海上軍事者乎赧王之立也世謂史閣部所以將異議者出於呂大器錢謙益而遜菴行狀與忠正子伯繩所作年譜則謂馬士英先持異議其後中變遂稼之史公此間異也當更考之遜菴後嘗為僧然有記而逃不以累其正學近議于忠正祠中配享諸高第有不知而欲去遜菴之名者予力持之得免遜菴之子壽平土畫令人皆知之而遜菴身肩正學之傳以遺民不媿其師友寂寞無能道之者甚矣原伯魯之多也

明大學士熊公行狀跋

明史所作公傳皆本行狀而乙酉以後起兵之事甚畧蓋有所諱而不敢言予則以為不必諱者夫浙東一隅之地其不足以抗王師也明矣然使當時如公之策畫公之才則王師亦終煩擘畫而江上朱必不以此延歲月之喘乃卒不能用其言也是則天命在聖朝雖有善者無如何也故正唯詳述之而後知亡國之際未必無人而回天之力無自而施也方潞王之在杭也蕪湖信至公與戴劉公奔逃赴公議發羅木營兵拒戰且守獨松關潞王已定策迎降不納于是東歸劉公絕粒而以起兵事屬之公公歸姚數日

事未集劉公遲公不至垂死張目曰雨殷豈愆約哉
劉公卒之二日而公兵起山陰會稽兵亦起公哭於
劉公旄前而行閏五月廿六日會師西陵駐營龍王
塘時列營數十參差前却不一公軍于其中最弱而
戰最勇每出兵必先戰戰輒為大兵所首衝或敗公
輒再整兵不少挫于是樞輔張公國維約諸營以十
月初八日為始連戰十日是日公與陳公潛夫合營
而進部將盧可充先登有功次日復戰又次日復戰
諸將史標魏良皆有功息兵三日復出史標伏兵西
岍魏良先出戰死伏發大兵不利益兵至公姪茂房

出關史標以大礮衝之又捷未及十日收兵而止而
公已四勝戰負亦相當先是公與諸軍議以江南仰
攻甚難不如間道入內地為攻心策而海寧諸生顧
名佐適來乞師又查繼坤查繼佐兄弟亦至繼坤為
公言臨平陳萬良之勇能梗大兵平湖馬萬方亦來
公喜以書幣招萬良至則請于王以為平湖將軍議
西渡乃以十月十八日使部將徐明發渡江策應萬
良方為大兵所困明發至而免于于是公軍遂西行殺臨
平務官至北陸萬良與明發合軍扎五杭敗嘉湖道
佟國器軍焚大舟二奪小舟二十餘大礮四甲三弓

三十一力鎗共一百四十餘時十月廿二日也次日
扎新市次日扎雙林次日遂至吳江次日以軍無繼
退五杭復退臨平次日至天開河大兵正邀擊而公
以中軍至遂濟江是役也浙西為之一震而惜其不
繼返也十二月朔大兵伏內墩張公國維部將趙天
祥西渡公軍應之張軍在上流公軍在下流大兵徘徊
不果出各以軍返二十四日張公復議分道齊出
奪門方國安軍先敗諸將不救公與陳公潛夫王之
仁血戰于下流得相持而諸軍氣已沮公憤甚乃乞
師于張鵬翥裘尚爽仍與陳公合軍以出國安亦遣

兵來會稍有斬獲公始終欲用西師乃請封萬良為
平吳伯以吳易為總督朱大定錢重為監軍大定身
至浙東請期且言嘉善長興吳江宜興皆有密約而
瑞昌王在廣德引領以待查繼坤馬萬方輩皆喁喁
也於是孫公嘉績錢公肅樂亦助公請公議由海寧
海鹽直趨蕪湖以梗運道又慮二郡可取不可守則
引太湖諸軍以為犄角足踞浙西之肩背而因之萬
良請但得兵三千人給半月餉即可有成顧公軍不
滿千人其餉又減口以給陳公軍無可支而餘營有
兵有餉皆坐視公雖大聲疾呼繼以痛哭而莫之如

何孫公乃遣知餘姚縣王正中獨進至乍浦不克而
還于是萬良三疏諸行公為之力措得餉又無舟乃
以兵陸進冒矢石以前幾克德清而德清內應之良
兵先潰公部將徐龍達死之於是吳易方以軍來會
而公兵以無繼已渡江浙撫張公大出兵攻易則萬
良之軍入山自保不敢復出是役也使江上有牽制
之兵則公軍尚未返萬良與易皆得互相援而又以
獨進敗於是公請急援萬良永豐伯張鵬翬宣義將
軍裘尚爽皆請行而開遠伯吳凱尤毅然請獨任之
行且有日忽有詔張鵬翬援嚴吳凱守溫其局復散

最後而大學士陳盟亦助公請乃復議別遣翁洲石
浦兵由海道行又令姚志卓出廣德其事益迂緩而
江干已失公亦入海卒死鄭彩之手蓋自畫江事起
諸公皆忠臣而所謀之銳志之專膽之壯勇未有過
於公者諸野史多疏漏祇蕭山徐氏浙東紀畧稍具
首尾予故旁參互証別為行狀跋尾一篇以比張中
丞傳書後之列云公生平頗畏其夫人之嚴故在北
都嘗置一妾生子而留置之京未嘗携婦及公入海
井一子為彩所害而妾自京歸携其子得以奉公之
祀此亦狀所未載者而萬良軍敗被執亦不屈以死

萬方從公入海竟卒于域外

徐氏浙東紀畧亦有誤者如謂王之仁來歸出公之力不知此乃錢忠介公事誤移之公高氏雪交亭錄則謂公子為鄭彩壻公死後尚有于彩家亦誤也

題陸鯤庭陳玄倩傳後

鯤庭玄倩二先生之構難也至傾江浙諸社各分左右袒鯤庭得十八玄倩僅十二檄書輩出殘明門戶之爭多起于細微即此可驗相傳鯤庭矜而亢玄倩不持小節各有瑕疵玄倩之按中州方畧大震或語

鯤庭曰爰盜亦自可人鯤庭殉乙酉之難玄倩跳而東起兵于西陵之下莊疇昔浙東才彥和鯤庭者如萬履安劉瑞當輩始皆謝過結歡恨前此不相知而玄倩首上疏為鯤庭請贈卹時益嘆為不可及玄倩之起兵也破家餉軍事去曰我不可以負鯤庭挈其妻妾沈水而死未幾鯤庭入夢于其子曰若輩小兒恐未知大義自令以往其與陳氏後人重叙舊好以永世世先太常公聞而嘆曰曠林之戈一變焉共為都林之杖更何尤哉初鯤庭最善者曰宮允吳君其殉也呼之與偕而宮允逃之君子曰人固不易知也

題馮鄴仙尚書行狀後

浙東以沈文恭公之故黨議所錮及于四朝斯真可謂黨錮者矣馮氏兄弟始一舉而洗之而人才復通可謂有大功于浙東者也然尚書才大汝聯絡廣大之相傳前此東林門戶甚嚴至尚書始有佛門廣大之說稍收彼黨以為我用石齋先生之禍謝陞魏照乘必欲殺之尚書授計于吳來之遂得涿州之力以起宜興得宜興之力以拯石齋是蓋不得已之用心也而尚書亦以此蒙謗及尚書有中樞歸世謗其為避事以為負國則其說尤不公予謂尚書之去位並非

負國何也尚書力爭秦督之出關矣甚且請身死下獄以觀其言之驗而思宗必不之聽不可則止是宜去之時矣必栖栖而取陳新甲之禍則愚人也尚書之料事如此思宗不能竟其用斯國之所以亡也而以此謗公不已冤乎

野史謂宜興欲復涿州冠帶而不能尚書勸其引興化同升以為助興化既相負前約于是興宜興有隙此說亦不覈興化亦豈反覆若此據黃氏宦夢錄則謂尚書不甚合于興化力糾袁繼咸不任江撫又與前說相背此

等皆不足信之言

題馬士英傳

馬士英有良子曰馬錫非其父所為欲感悟之而不
得遂先歸其後不豫于禍一曰馬鑾則與士英同死
張怡載其事于隨筆嗚呼以錫所為不欲挂名士英
傳中明矣然明史不宜失之是則犁牛有子之說也

題史閣部傳

禮賢館徵士請決高郵湖以灌大軍史閣部曰民為
貴社稷次之其仁人之言乎閣部之純忠大節無可
議矣而是言則關於汜海百萬生靈之命揚人所當

尸祝也諸傳皆不載予得之王解州朱旦之詩特志
之且決湖所以害大軍者少而害揚人者多勢且與
汴河之役同又不可不知也

書明遼東經畧熊公傳後

明啟禎間東事之壞如破竹之不可遏一時大臣才
氣魄力足以楮柱之者熊司馬一人耳古稱溫太真
挺挺若干丈松雖礫砢多節自是足用司馬之卞急
忼厲蓋亦此種用人者貴展其才原不當使一二腐
操白簡以議其旁也關門再出廟堂諸公忌其有所建
乃以全不解兵之王化正漫夸六十萬兵平遼為之掣

肘時江侍御秉謙力陳經臣不得展布尺寸反使撫
臣得參節制之柄必誤國是不幸言而中矣當國者
苟有人心即寸斬撫臣以謝經臣猶且不足反以不
能死綏罪之是猶束烏獲之手足使力不勝匹離者
代之任重及蹶而債則曰是亦獲有同咎可乎爰書
將定樞輔孫公承宗大司寇喬公允昇太僕周公朝
瑞刑曹顧公大章皆援議能議勞之例而太僕凡四
上疏褻如充耳獨怪大司寇王公紀大中丞鄒公元
標都諫魏公大中亦皆持以為當死是則予之所不
能解者有明三百年以文臣能任邊疆之事者惟曾

襄愍公銑并司馬耳曾死于西熊死于北英雄之所
遇一也

蔡忠襄公傳後論

明烈帝時以西竺之傳講學者蔡忠襄公雲怡黃忠
潔公海岸金文毅公正希皆先後殉節是固淦水所
云佞佛不害其為君子者與然或又云三公多收一
講學也陽曲傅氏作忠襄傳多軼事其所載山東人
李氏講木虎乃甚言忠襄之迂非有用才也講學諸
公不切時務蓋誠有之然陽曲竟謂忠襄雖死實無
功于晉其有功在提學江西時能得萬元吉揭重熙

曾櫻支柱天地足以言功則過矣忠襄即不克以報
晉為功而克以一死示晉人綱常之義即功也且萬
揭曾三公之死足以為師門之功而忠襄之以身倡
死反不足為功亦過于責備賢者矣忠襄豈敢以一
死為功在論者正不可以其盡瘁危疆為無功也况
據陽曲言忠襄先檄寧武周公共守太原周以師至
忻矣而國人謂周之部下皆邊兵不可測忠襄不得
已謝遣之然則使周公得入城共守事未可知忠襄
之無功未可以咎忠襄也三公中正希最稱知兵然
觀其荐用申甫得無亦木虎之流亞哉

申甫以三方人抗
大兵至三日即後被
藏則文毅之荐亦

書熊魚山給諫傳後

姜敬亭熊魚山並糾陽羨相國得譴但敬亭因疏中
有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一語思陵怒其詰問諸旨
遂貴二十四氣姓名至魚山則似原未能無罪者嘗讀
盧函亦續表忠記言其自建言降調以後怏怏失志
會求光祿丞不得嘗思所以報之迨兩次召見因首
輔在旁不敢盡言卒聽吳來之之託默然神阻游移
畜縮全屬私見以烈皇之猜察即令披肝瀝血絲毫
無瞻顧猶恐言不見信况如此者能不動其疑乎故
尹宣子謂帝是時已愠首輔實怒魚山之首鼠謂其

兩下討好遂反以排謗大臣加之雖未知然否要之固宜矣

跋始寧倪尚書墓銘後

鴻寶先生在明謚曰文正其在

國朝謚曰文貞當時禮部牒行浙撫下倪氏文卷可據也今明史並作文正誤矣初明人本擬謚為文忠先生之弟朗齋願得文正或曰文正古未有以贈死難者朗齋曰是乃所謂得正而斃者也議遂定於是同難犯縣劉宮允亦用此謚并及于遜志先生皆以朗齋之言故也文貞之謚于義畧同然終未可竟溷

為一也

題歲星作王武寧傳

歲星所作王武寧傳如其言浙東之役全出其功而孫熊錢沈反屬間風而起者謬矣方王同罪而王以一死浙東人多稱之雖清流如蔡大敬徐涵之多所稱許其故何也武寧子鳴謙亂後為僧即所稱宣在字友聞者也粉飾其父事以乞言于諸公故世多信之不知非鳴謙之狂愚不足以速其父之亡而身後欲為其父求忠臣之目何可得也歲星所作諸忠傳聞其多類此讀者幸諦審之勿輕言也

題徐侯齋後後

石齋先生于丙戌荐侯齋殆書卧子招之入閩卧子亦欲侯齋叅其軍侯齋皆力辭以為諸公不過因光人之大節而及貌諸孤是昔人所云因以為利者故不敢若安危得喪非所斤斤也此可以見侯齋晰義之精而其中未嘗不具保身之哲可以為世法顧作侯齋傳者多未之及予故表而出之

顧田間先生墓表後

望谿作田間先生墓表未嘗從其家訪遺事但以所聞先生為諸生時辱巡按御史之附奄者著之謂即

此一節可以想見生平也先生從亡之詳具載所知錄望谿似亦見未此書吳農祥謂先生曾以山陰嚴相國之荐拜副都御史兼學士持節受高一功李錦等降時高李合軍擐甲傳呼使者入見踞坐不起先生前叱之曰汝輩昔失身為賊其罪滔天今既洗心革面願為王臣而作此偃蹇狀是何禮也吾當一死報國寧有愬焉二賊嗒然氣喪急起跪而受詔且謝過先生留其營者久之後所謂鄖陽軍者也農祥言此事親得之杭人朱東觀當時實以副使同先生往當不謬且其文甚壯但高李之降在思文時非永明

也撫高李以歸國者中湘何督師非山陰也先生由
推官遷膳部改庶常終于編修非副都先生自序立
朝惟救金道隱戍滇事不言其他豈有所知錄不載
而尚可信者農祥所作殘明詩公傳多矣信口無稽
以欺罔天下不知其何所見而攷據又疎未嘗核其
歲月時地之確可為絕倒乃抄所知錄以寄望谿使
更詳序其本末揭之墓門幸無使嚙語留貽清亂舊
史為也

跋甲申十九忠臣事跡

十九忠臣孟公有子附焉故為二十而南都又益以

陳侍御純德則二十一矣

世祖所賜謚無純德此必有說今明史仍以二十一
一人入列傳嘗聞之黃先生曰甲申之難陳侍御在
俘戮之列而雜入之意者以此不豫予是時大亂搶
攘未敢遽信一家之說而刪之然亦不可不存其說

跋明崇正十七年進士錄

嗚呼此結有明一代之局者也高皇帝三百年鼓鐘
之澤烈皇帝十七年夢卜之誠于是乎燔是科以邊
警阻隔貢士之副計車者不能前詔書特改試期于
秋仲倥偬釋褐未及題名太學而國已亡通州閣學

由庚辰進士第二不三年遽大拜又驟越同事三相
副并研閣學主省試蓋遭遇之最隆者鼎湖之後并
研已賜歸徘徊闕下偕通州蒲伏賊營以遭戮辱而
相傳是科館選流賊密令山西巨商主之凡求讀中
秘者巨商即招致之為納賂于宦者無不得及城陷
牛金星大言曰新翰林尤宜速報名諸人始悟前此
來招致者之為賊也內負疚而外畏禍逡巡而出盡
汙偽命第一甲三人無論已三十六庶常不得免者
三十四嗚呼是館閣未有之耻也以是知君子之守
身必無可當緣幸進之理而當時苞苴之詭如此亦

不可謂非亡國之君矣予嘗得流賊所授降臣官簿
一冊頗與諸野史所紀不同金壇周鐘以勸進撰表
得檢討最幸夷陵黃燦納貨五十得編修華亭朱積
引見同年得檢討西鄉楊棲鸚得直指豐城史垂譽
靈化李呈祥並得禮儀從事嘉善魏學濂得戶司務
晉江楊明煥得順天安撫晉江張元琳得關門防禦
遂平魏天賞得兩淮運副東莞張嘉玉大興史可程
懷寧劉餘謨真定梁清標安福劉肇國山陰魯粟昆
明龔鼎韓城李化麟晉江王九雲會稽王自超新喻
萬發祥皆以庶常留館下此則盡改為縣令南昌羅

憲汶得遷安番隅劉廷踪得內江麻城傅學禹得長
安祀縣何胤光得井陘陽城白胤謙得南鄭淄川高
珩得襄陵掖縣張端得仁壽項城趙頴得大名武陵
胡統虞得曲沃清苑張元錫得武功大名成克鞏得
華陰崇德吳爾堦得蒼谿就中惟張家玉不入朝捕
至不拜縛端門者五日釋之遂投書喻賊賊又臨以
刃不動賊必欲授以官家玉忽遜辭受之人皆疑馬
不知其以此乘間而逃也萬發祥則為耳聾且毀面
賊忽夾之亦逃去吳爾堦詐為將之任者得逃其後
家玉殉于增城最烈發祥殉關爾堦殉江都蓋三

十四人中之孤鳳也魏學濂亦終死要不失為晚蓋
其餘則皆已矣幸得不豫者二人達州李長祥其後
間關戎行累起累蹶事敗行遯不知所終最稱完節
而其一亦不終散官則全椒吳國龍得待詔宜興吳
剛思得禮儀從事清苑王爾祿得戶從事無錫秦沂
得禮司務井研胡顯得中書常熟歸起先得西京留
守經歷安邑呂崇烈得屯田防禦鄆縣徐家麟得山
東防禦涇陽武愨得淮陰防禦安邑王道成得青州
防禦宛平楊墩得揚州府尹掖縣姜金胤得州府
尹全椒吳國鼎得濟寧令津江程玉成得山西學正

而如吉水鍾性樸之降于路者尚不在此數焉龔鼎
程源再亂滇中嗚呼有明中秘禮絕百寮而甲科亦
最重于流輩一時喪亂士失所守竟攘攘至此悲夫
南中解尚書學龍再定六等逆案傳聞不甚有據如
家玉發祥反誤入之而得脫者甚多後世將何所信
焉予之詳錄而不諱也殆以為百世之戒雖或觸孝
子慈孫之恨而不恤也雖然莫謂是科之人止此也
澤州孟章明隨其父刑部侍郎兆祥殉京師清苑張
羅俊與弟光祿鄉羅彥殉保定三原石崑以佯狂死
南中之亡歙縣凌駟殉河南孟津陳燠殉洛陽鄆縣

周志畏殉江都無錫龔廷祥殉江寧江都梁于淡殉
萬安崑山顧咸建殉錢唐其起兵者掖縣劉允浩殉
建昌漂陽史夏隆殉吉安烏程溫璜殉休寧華亭李
待問殉華亭嘉定黃淳耀殉嘉定宜興盧象觀吳江
吳易殉太湖而長洲劉曙亦以謀起兵死閩中之亡
江都鄭為虹殉仙霞廣安歐養素南昌熊緯殉汀州
行營晉江郭符甲殉晉江其守贛而死者京山楊文
荐錢塘姚奇胤南昌龔茶而休寧吳聞禮殉永豐南
昌周定初殉廣信浙東之亡吳江王景亮殉三衢海
寧俞元良殉海寧錢塘徐復儀殉會稽監國魯王入

閩莆田林喟海寧楊棻殉興化侯官林塗殉福清而
閩縣林之蕃亦以謀起兵死粵中則山陽朱日昇家
居以通表事洩死孫賊之難嘉定羅國瓖殉虔南晉
江郭承汾殉貴陽而宜興吳貞毓亦以孫賊死滇中
之亡廣安鄧思廉殉緬甸其遜入海島而死終不食
周粟者慈谿馮元颺同安沈佺期嘉興譚貞良也此
外如雲南楊永言會稽余若水青浦張若義山陰金
廷詔鄞縣周齊魯餘姚李安世遂昌呂潛嘉善錢默
順天李孔昭皆固守殘山剩水之節以終其身嗚呼
觀于前此四十餘人十五宗之所飲泣也觀于後此

四十餘人亦足以一雪死者之恥矣

錢忠介公崇祀錄跋

顯菴王公視浙學行部至寧首祀錢忠介公于學宮
并及丙戌殉節秀才趙景麟可謂以忠孝訓世者矣
顧謝三賓亦以是年同得祀何其漫不考核一至於
此耶予年十四為諸生謁先司空宗伯公於祠見三
賓主憤甚擊之不碎投之泮水并故提督張杰之王
亦投之忽忽二十六年矣奸人就死魂魄應已漸滅
即在學宮豈敢晏然享祭此不過予少年意氣之所激
也展閱忠介祀錄記之于後

遠編題辭

福清葉文忠公遠編蓋其年譜也而足以証國史其中述黨事甚詳當時諸君子多咎文忠蓋亦責備賢者之意文忠欲收西涯之功而不得者也豈可以阿附加之哉編中極言魏忠節公受吏料之非尤為詳悉忠節若不受吏料之命可以免阮大鍼之毒噬矣斯則老成明哲之言也

讀陸太僕年譜

洪承疇為秦督其殺賊多失實蓋既仕本朝梅村輩諛之也此推梨洲先生嘗言之然予求其徵而不得今讀陸太僕年譜言其尾賊而不敢擊賊是譜出于甲申之前可以見梨洲之言不誣據太僕之子恩迪言洪督待太僕甚不相能太僕賜謚其得卹者出于巡撫練國事之力則洪督幾不捨其忠矣是不可因梅村輩雷同之口而附和也

再讀陸太僕年譜

太僕為充東道時方征登萊謝三賓視師其媚高潛諂劉澤清太僕詳志其醜三賓自作視師紀畧盡諱之然在王賓之生平因不足恥也

三讀陸太僕年譜

三讀陸太僕年譜

太僕半生敬歷兵間為忌者所抑而卒死于兵予微嫌者矜氣未化讀年譜可見矣兵危事也而太僕易言之故陶石梁言其喜言兵蓋微詞也隆德之難固由洪督之掣肘然觀其一出亦自輕脫少臨事而思之意此正不可不知非敢妄議勞臣也

題徐狷石傳後

馮山公集中有徐狷石傳吾友王瞿多所不滿請予更作予以馮傳畧具首尾亦足資考証若瞿所訪得軼事可別志之傳後也瞿曰狷石嚴事潛齋其後潛

齋亦畏狷石嘗一日過潛齋問曰何匆匆也潛齋荅曰主臣以兒子將就試耳狷石笑曰吾輩不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也亦已明矣然聽之則可矣又從而為之謀則失矣于是潛齋謝過甚窘狷石最善顧苑溪會有事欲商之宛豁而宛豁在崑山司寇館中狷石徘徊其門不入會宛豁之從者出因以告乃得見然終不肯入司寇亦聞之亟遣人出迎之狷石已解維疾去矣潛齋之辭徵車也其孺人頗勸之狷石謂曰吾輩出處之際使若輩得參其口予潛齋遠曰謹受教是皆瞿所述狷石軼事足以厲風俗者

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

端恪神道碑文出于靜海廟尚書然其于公之學術節槩有未盡者端恪少時常在靈隱寺中為僧碑文諱之不知不必諱且更有不可諱者

世宗憲皇帝夙耽禪悅其在朱邸遍讀三車經籍直見性宗及登極遂絕口不道然而熟處未忘也兵部侍郎臨川李公嘗以燕閒獨對

上問之曰聞汝於書無所不見則二氏諒所盡通李公對曰主臣向於藏經亦諦觀之然甚無補于天下國家

上笑而頷之又數年端恪以吏部侍郎亦獨對

上問之曰汝固嘗為僧其于宗門必多精詣之言試陳之而端恪曰臣少年潦倒時逃于此及幸得通籍方留心經世事以報 國家日懼不給不復更念及此亦

皇上聖明天縱早悟大乘然萬幾為重臣願

陛下為堯舜不願

陛下為釋迦臣即有記安敢妄言以分 睿慮

上改容頷之曰良是其時臨川已罷官聞而歎曰君子哉闇齋也說者以為雍正十年以前 內廷不舉

法會者二公力也端恪前此為選君尚書隆科多密勿重臣最專斷曹郎莫敢仰視端恪獨侃侃持正議一日畫諾尚書曰可端恪曰不可尚書怒端恪持之益力良久尚書忽曰沈選君諍友也改而從之且曰察友當如此矣入告於

世宗遂不次加太僕卿仍領選司自此得大用予嘗謂古今儒佛二家多由儒而佛者未有由佛而儒者有之自端恪始端恪既為儒私淑應潛齋先生之學故最醇潛齋在日端恪尚少及自靈隱歸得見潛齋之高弟沈君士則凌君嘉即從之求得其遺書乃知

正學有在發明宗旨已而於潛齋語間有未安皆反覆以求其通論者以為應氏功臣碑文極闡明端恪之學而不知其淵源所自出予故特表之東撫田文鏡請以耗羨歸于公用

世宗已許行而猶召九卿議之眾以上意所向不敢爭公獨爭之力言今日則正項之外更添正項他日必至耗羨之外更添耗羨他人或不知臣起家縣令故知其必不可行

世宗曰汝為令亦私耗羨乎公曰非私也無是且無以養妻子

世宗曰汝學道乃私妻子予公曰臣不敢私妻子但不能不養妻子若廢之則人倫絕矣

世宗笑曰朕今日乃為沈近思所難是日眾皆為公愬然

上雖不用公言而亦不怒也碑文微及此事而不悉端恪之卒其二子皆少故事跡不能盡詳其獨對語世所不知予從臨川李公得之當記之以登國史長君遷今為戶部語次因乞予序其事

鮎埼亭外集卷三十一

鄞 全祖望 紹齋

題跋五

讀荀子

太史公傳荀子謂行年五十始至齊遊學顏黃門家訓因之而劉中壘說苑作十五相去懸絕無可折衷考儒林傳齊威王招天下之士於稷下而荀子客焉威王在位三十六年不知荀子以何年至姑勿論但以歷事之君計之則宣王十九年當齊極盛之時潛王四十年當齊大亂之時襄王十九年當齊中興之

時皇移物換前此田駢之屬皆死而老師獨存尚修
劉大夫之缺三為祭酒固已百齡有餘然而齊王建
之三年春申君方相禁又歷八年荀卿仕焉春申柄
政二十四年死于李園之難荀卿失官卒葬于楚即
如說苑所云已極年齒之永者矣又據說苑荀卿歸
卒于趙亦與史記不同

荀子生于趙見史記卒于趙見說苑然終身未嘗立
趙之朝以齊始而以楚終乃曾與趙武君論兵于
孝成王之前頗不可解方荀子之由趙而齊孝成未
立及由楚而趙孝成已亡大抵當在去齊適楚之交
其年數頗相合通鑑所載頗為得之此雖無甚關係
然亦讀史者所當攷也

跋賈太傅新書

太史公言漢文帝雅器太傅將任以公卿之位大臣
多不之喜遂以年少初學詆之世或以太傅不善用
其才深為惋惜予竊以為絳灌當時賢臣不應至此
攷應仲遠風俗通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有寵于帝太
傅與之同列獨不為禮恨而擠之因漸見疏然則長
沙之出殆非盡大臣之過也此係太傅立朝大節太
史公及交其孫乃不為之表章可謂踈漏史稱鄧通

不過自謹其身絕無他能觀于仲瑗所言亦可畏矣
夫得君有若文帝三代以還不多覩者然且深知太
傅之才仍使弄臣得與比肩薰蕕鑿杓可謂長太息
者矣

書韓文公集後

退之先生陽山之貶實為韋王之黨所排諸家皆無
識者洪慶善方松卿始備得其顛末足以補唐書之
漏按寄三學士詩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又云
用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
別竇司直詩云前年出官田此禍最無妄姦倩興彈

射不遂恣欺誑又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是當
時小人忌先生必欲乘間去之特駕其罪于建言即
素以文章相契者亦不能容故神道碑謂論早飢本
傳謂論宮市皆非致禍之本又寄三學士詩云前日
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繫不得歸鋤耨別竇
司直詩云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蓋韋王之免敗
後餘孽猶存先生雖量移仍多危懼城狐社鼠可想
見其槩矣

讀石徂來集

徂來先生嚴氣正性允為泰山第一高座獨其析理

有未精者其論學統則曰不作符命自投于閣以美
楊雄而不難改竄漢書之言以諱其醜是一怪也其
論治統則曰五代大壞瀛王救之以美馮道而竟忘
其長樂老序之謬是一怪也涑水亦不非楊雄然猶
為之周旋其辭謂其鑒何鮑之禍而委蛇為之即南
豐以為合箕子之明夷雖其言亦失春秋之意要未
若祖來之武斷夫欲崇節誼而乃有取于斯二人者
一言以為不知其斯之謂歟

題真西山集

慈谿黃氏兩朝政要曰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為相

者真德秀文行聲迹獨重嘉定寶紹間僉謂用則即
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趨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
之機畧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
事謂為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關
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諸軍質貸條衣
裝無以償故開延及州兵皆鬪自是軍政不復立知
貢舉事後喧罵出院除政未及拜以疾終
子全子曰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為正學大宗
者莫如西山近讀臨川李侍郎穆堂類稿譏其沉溺
于二氏之學梵語清詞連軸接幅垂老津津不倦此

豈有聞于聖人之道者愚嘗詳攷其本末而嘆西山之孤負重名尚不止于此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入于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則固有不媿于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則自得罪史張遠以出晚節頗多慙德其學之醇疵姑勿論可矣文潔篤行醇儒固非輕詆人者况其生平依歸左西江而右建安而論是時之有宰相器者獨推袁蒙齋而深惜西山之無實則是非之公心也其事又耳目所親接則非傳聞失實也宋史西山本傳即出文潔之手其後夫人重修雖諱其隳軍知舉之短而于呵護

鄭清之一節亦多微詞然則端平之出得非前此偏著風節本無定力老將知而耄及之耶吾于是而嘆于保歲寒之難也西山以博學宏詞起家故詞命為最著然其兩制之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舉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與或又言倪文節公糾彌遠昆命元龜之制彌遠私人所據以自辨者亦得之西山雖西山未必以此求用于當時然亦要可以已者耳慈湖初見西山因其以命訊日者戒其須忘富貴利達之心由今觀之西山未能終身踐此言也然則其不能攘斥佛老固其宜耳今世之尊西

高宗無北還意中原不可無主因請以申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中王高宗母弟也汪黃遂譖公有異圖是以有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之授命未下而公訃聞此事國史家乘皆不書未知華川何所出書之以俟博雅

跋史方叔朴語

方叔為文惠長子官至禮部侍郎先文惠卒其所著甚多而朴語二篇則其擬子部之作其書謂司馬文正公大而未化尚去韓公獻公一間雖未必盡當要亦有志者方叔之書多不傳予得見此二篇抄之以

為甬上遺文一種

題史秦州友林集

清叔為文惠弟大中大夫源之第三子以其妻宗女澤累官武功大夫右春坊帶閣門宣贊舍人除忠州團練使知秦州兼淮安提舉友林集本二卷今僅乙稿而已史氏家門著作極盛經苑則文惠有尚書講義二十卷周禮天地二官講義十卷論語口義二十卷彌大有易學指要衍極圖說完之有鄉飲酒儀一卷太極圖論二篇易贊著說嵩之有周禮講義文卿有易解蒙卿有易究十卷芳卿有古易學詩題詞夏小正經傳考蔡卿有

大極圖說公珽有易演義象數發揮史料則彌遠有
高宗聖政編要卷二十孝宗寶訓卷六十紹興求賢手詔
卷一忠宣有書判錄彌忠有廬陵教民集守之有升聞
錄傳記則文惠有會稽先賢傳卷二定之有番陽志三
卷饒州志卷二象數則守之有潛虛解說林則彌大有
世家篇二樸語篇三鏡菴叢書守之有世學卷四心易龜
鑑文卿有石窓野語書學則文惠有童州須知卷三彌
忠有列代總括臨池筆記芳卿有石鼓文考類纂則
吉卿有廣事文類而別集則文惠有鄭峯真隱漫錄
卷五十直翁外集卷二十彌大有朴齋外集忠宣有滄洲

詩稿彌林有愷齋集彌忠有自齋集卷五十彌應有自

樂山吟彌鞏有善先生集卷五十宜之有用拙齋集定

之有月湖集嵩之有野樂篇篇一宅之有雲麓集安之

有類稿愷之有拙齋集蒙卿有果齋集越伯有雲間

集徽之孫有觀物和陶詩公珽有蓬廬居士集大半

為經籍志之所未載者予搜求前輩文獻于永樂大

典中抄得文惠周禮論語二種彌大朴語二篇于天

一閣范氏得文惠漫錄其餘則偶或遇其奇零篇幅

而未能盡也當時以三宰相兩執政重主累袞之勢

而各肆力于譔述亦正有不可及者序稱文惠為魏

王按宋史文惠封魏公贈越王恐序誤也清叔之官不達今讀其集蕭然物外不能見其為闕閱家兒其亦同叔南叔之亞也與讀書附志載有黃景說曾丰序而今無之蓋并于甲稿之首也今已稿序亦失其首葉吾友厲徵君鶚定為鄭棧作

跋木筆雜抄後

木筆雜抄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于永嘉諸公行事為詳而所嚴事者則陳質窓書中有云予少時好為訛初之文質窓袖以示水心水心曰雋甚吾鄉薛象先端明當吳之

時未有吳之筆也吳似王逢原惜其好罵亦如之愚攷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輔書乃質窓表弟當即斯人也按明輔名子良後村集中有其挽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青出于藍自一家尚意祥麟來秦時安知怪鵬飛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為將軍手汗靴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辭華其為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題鴈湖注荆公詩

荆公詩注五十卷見于昭德讀書志而不詳誰作今鴈湖之卷與之合然晁侍郎年輩不及見嘉定以後書則

志所列別是一本非鴈湖作也但不知鴈湖之前既有注何以絕不一引及之不可解矣鴈湖居撫州築峩峩草堂以箋公詩又引曹景建以自助其功甚勤其材甚博然尚不能無失者如錢公輔築偃月堰于四明故公贈之詩曰載沙築成天上路今泛引唐人宰相沙堤以証之疏矣江鯨柱為春產車鰲為冬產今雁湖謂江鯨柱即車鰲謬之甚者又謂曹文定公未第時嘗游四明其說無據三者皆闕吾鄉掌故故特詳之至引後山紫微詩句入注益屬無謂荆公乃後山前輩豈有反引用後山詩者紫微則荆公不及見矣以鴈湖之多學而譌誤在所不免信乎注書之難也

跋遺山集

遺山之於金雖有為崔立撰碑之累事由劫脅要其志節不可盡沒也其力求修元史亦思以効忠于金卒被阻而罷然其惓惓亦至矣惟是遺山以求修史之故不能不委蛇于元之貴臣讀其碑版文字有為諸佐命作者至加先太師先相先東平之稱以故國之逸民而致稱于新朝之佐命者如此則未免降且辱也遺山又致書耶律中令荐上故國之臣四十餘

人勸其引進是非可以已而不已者耶願言呼諸子
相從潁水濱昔人風節尚哉要之遺山祇成為文章
之士後世之蒙面異姓而託于國史以自脫者皆此
等階之厲也嗚呼宗社亡矣寧為聖予所南之介不
可為遺山之通豈予之退為責備哉

重定中州集序目

中州集第一卷至七卷是遺山所先定者至第八卷
邢昺瞻忽別起愚為數之至第九卷馬舜卿適合商
平叔所云百家詩畧之目蓋即平叔本而遺山附入
之不欲沒其實也諸相劉裕而下則又遺山所續采

者故詮次復別是皆按遺山自序而可知也獨其中
于愚意有未慊者遺山之開卷也以宇文虛中為首
虛中終不可與吳激輩同年而語虛中偽受金官志
圖挾淵聖南歸事已垂成秦檜以其蠟丸洩之金遂
與同謀高士談闥門受害故宋為之贈官予謚立廟
置後而且賜姓于其嗣子即宋人之痛之而虛中之
志可原也已朱弁固賢者其不屑與虛中合集或亦
未悉其密謀也倘必執豫讓貳心之言以繩之無乃
使長逝者過于誣屈曩者同年生杭世駿注金史愚
嘗遺書欲其為之洗刷世駿亦以為然遺山所作傳

亦未嘗不著其事而仍并之卷首則失矣趙晦靖康
末一主簿汴京被後不復仕楊興宗以建炎渡江著
龍南集以志懷斯其人皆陶潛司空圖之儔也姚孝
錫曾仕金遺山尚置之南冠之列而反于二公混以
為金人亦所未安遺山謂金之文藝當以蔡珪為首
其說甚當然甲乙二卷宋遼遺臣先後參錯不甚了
了則起之二卷亦然故愚妄為定之以首二卷為前
集以位置宋遼遺臣自吳激始合之以張斛蔡松年
馬定國祝簡朱之才劉著施宜生及後二卷之王競
李之翰晁會趙慤王樞而附之以劉豫杜充張孝純

虞仲文仿歐史唐六臣傳之例也以末一卷為外集
則司馬朴滕茂實朱弁何宏中趙晦楊興宗而附之
以宇文虛中高士談姚孝錫仿宋史周三臣傳之例
也其餘則為正集依其時代次之亦可矣近世言金
詩者好詆遺山蓋自王尚書阮亭始然遺山亦何可
輕詆如愚所言未必非遺山之功臣也

讀歸潛志

元裕之與劉京叔互委撰崔立碑裕之作漳南墓志
有云崔立劫殺宰相送款行營翟夾輩請建功德碑
召公為文自分必死姑以理喻之奕輩不能奪竟脇

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為之太學者京叔與麻
信民也裕之別業上梁文曰一軍構亂羣小歸功劫
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命命由威制佞豈願為就
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繡書叟之筆伊誰受賞於
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
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
穀此指京叔之委過於裕之也及觀京叔歸潛志中
所述則深有憾于裕之并及淳南予平情攷之淳南
與裕之實不欲撰碑而又不敵抗故強付之京叔與
麻信民京叔二人亦不能抗而卒挽裕之以共謗文

人遭此亦可悲也陵川郝文忠公宗師遺山者也其
詩曰國賊勒文台學士淳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
顧名流兄為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即
用宰相血數樽黃封幾斛米賣却家聲都不計蓋極
口訾京叔矣然其末曰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
元遺山則遺山之不能無罪亦可見特不應使獨受
過耳史臣書其事於淳南傳中元劉情事頗為平允
雖然胡不早去而栖栖于圍城之中以自貽伊戚吾
乃嘆宋之亡相率引身而遁者自審不能為文丞相
家參政而又懼遭吳堅賈餘慶之辱雖其於殉國之

義有媿而潔身則得矣正未可以深罪之也或曰是時四郊皆兵殆欲去而不能不然裕之輩不若是之愚也雖然此手豈可使著賊吾不能不為諸君惜也

題許文正公集後

靜修先生退齋記予向疑其為許文正公而作然尚未敢質言之及讀道園作安嘿菴集序曰昔者天下方一朔南會同荐紳先生固有得朱子之書而尊信表章之者今其言衣被四海家藏而人道之其功固不細矣而靜修曰老氏者以術欺世而自免者可也陰用其說者莫不以一身之利害節量天下之休戚

其終必至于誤國而害民然特立于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自以孔明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莫知奪也觀靜修攷察于幾微之辨其精如此以道園之言攷之其為許文正公無疑也文正自請罷中書政事救國子故靜修以欺世自免誚之而亦可見其所得于江漢之傳者殆不盡與文正合也道園又曰文正遺書其于聖賢之道所志甚重遠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後之隨聲附和者謂修詞申義為玩物謂辨疑答問為獵等謂棄猷為乃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乃變化氣質外以聲聾

天下之耳目內以盡晦學者之心思而謂文正之學果出此乎是則又指當時學派之流弊要之文正與絕學于北方其功不可泯而王平所造詣則僅在善人有恒之間讀其集可見也故數傳而易衰靜修所謂欺世自免者則自其辭受之間有以窺見其微疵然後見君子用世之難

跋危學士雲林集

竹垞據貝清江集頗疑學士晚年未嘗啣命守詞特以其子於憶教授安慶好事者遂附會之按潛谿銘學士墓稱洪武三年冬監察御史王著等劾公亡國

之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卒當時北平故官豈止學士一人在朝臺臣何以獨見掎擊其為仰體當宁之旨明矣若清江集混言三年識公京師未幾公卒是蓋不欲詳言其事故畧舉之學士以國史不死固昧于輕重之義然其出累朝實錄于刀劍張皇之下功亦不小乃史局既開並未聞有一過而問者可以想見是時當宁眷睐之衰黯然無色所以潛谿又有春秋既高雅志不仕之語後世失身瓦裂之徒可為啟鑒而尚或援此為例可謂不自愛惜之甚者也教授名於亦見潛谿銘中清江集作於憶或

是其字按廣韻於憶正切於字教授好奇遂取為字
自古在昔如陽朱之字子居乃其証也竹垞謂北平
載記脫去憶字不知載記書名當是於字之訛并識
之以正其失

再跋危學士雲林集

學士曾受業于草廬及予讀胡仲子集乃知其又為
祝先生蕃遠高第則學士之於槐堂其統緒固不自
一家也仲子稱蕃遠遇事不顧利害與人開心見誠
所至以講學為己任指受有師法尤屬意學士與之
語或終夕不寐去輒目送之以為興吾教者必若人

也蓋學士為其師友所期如此予又見學士撰李先
生仲公集序亦稱學生嗚呼學士遍請業于其鄉之
碩儒而大節卒不克自持得無言有餘而行不足乎
蕃遠之所期於學士者虛矣關中今古錄謂明太祖
徙元舞象至南使象舞象伏地不馴遂書牌曰危素
不如而學士因之被謫嗚呼何辱如之

跋袁尚寶符臺外集

符臺外集多足以補史事而其紀北京營造本末一
篇謂左副都御史李慶引用梓人蔡新使之同升鄉
列蔡官工濫起人夫恣為魚肉死者幾百萬初上命

月糧之外每旬賞鈔有病者賣醫藥死者賞棺慶新
與都督薛祿指揮沈清等祇圖剋取入已盡行乾沒
月糧則以死為生重妄支拾及殿成命大醮以慰死
役者而慶懼以濫役得罪祇開萬人以上其姪如此
不半年而三殿災職此之由也按慶新不足言矣薛
都督名臣也何以亦依阿其間耶不亦為威德之累
耶

題閑中今古錄

黃南山先生孫潛作閑中今古錄其見聞有可采獨
所記樂肇論語駁始末則誤甚矣樂肇乃六朝時人
伯牛有疾章集註所引君視臣疾之禮乃樂肇之說
而朱子引之今以為其駁因朱子而作何耶

又題閑中今古錄

程尚書仲能以文學之禍死見于存吾是錄中明史
以為病卒誤矣明史經萬丈季野之手萬丈精于推
史而鄉里先正事竟不能審以是知史事之難仲能
大儒之子在元已官至尚書不能為余闕并不得為
危素悲夫

跋陳半湖聞見錄

半湖聞見漫錄予節錄其有關明史者獨為一卷其

餘則皆格言也李自實附寧藩史家所紀不堪獨半湖云寧藩之叛邀李議事李言其失計當自舉奏以非敢違祖制殺大臣因彼抗言致憤而然願削國削爵寧藩以其不附禁之于承奉司世乃云李受其公爵為謀主而滅其家則過矣以大臣交藩王身可死家可滅也半湖之言如此則世之所傳所謂下流皆婦者耳然寧藩之謀久矣李豈有不知者平日附之而臨時狐疑則亦適見其為小人也究竟何益之有李有白洲詩集予于天一閣范氏曾見之

書何大復集後

明正嘉時執詩文之牛耳者為李北地而大復和之顧大復以早逝不永其年予少讀大復集以為特文士耳及讀先正遺風書大復以中翰奉敬皇帝哀詔下雲南遠方君長及中貴人咸以象犀珍貝贈遺概謝不納瑾用事上書諸大臣言宜振立以抑權權不用謝病里居踰年有言之瑾者免官瑾敗西涯荐之詔復原官錢寧欲與交驩以畫求題大復謝曰古畫畫不可點污有御史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贈之棺大復曰吾友生不苟受豈以死受之乎賻金易之乾清宮災上書極言義子不可畜宦寺不當寵北地江西

之誣大復上書爭之甚力積樞要所不喜出之校士
其大節有如此者惜予未見其止也

題朝鮮洪樞府忍齋集

忍齋集文三卷詩二卷明萬歷時朝鮮大匡輔國榮
祿大夫領中樞府事兼管經筵洪暹退之著忍齋其
別號也小長蘆叟葺明詩東人至九十一家在屬國
為最盛然未見此集雍正壬子閏月吾友仁和趙六
意林得之燕市卷首無序其未有左議政金榮貴所
作墓銘言其官吏曹時曾忤枋臣下詔獄拜杖尋以
典試發策歷舉前代戚里宦寺之禍坐直言見謫晚

年三領揆席深以盛滿為懼每承一恩命必固辭至
十四章蓋東國大臣之賢者也東國最重世家退之
亦父子宰相稱盛族云其文肖其土風大率平行之
旨近日小山堂插架甲于浙河如此本者亦儲藏家
所未有也

書明詩綜後

竹垞選明詩綜網羅固多訛錯亦甚不少即以吾鄉
前輩言之屠辰州本峻並未嘗為福建運司蓋因其
曾任運司而訛陸大行符東林復社名士有環堵集
傳世乃訛其名為彪以此推之必尚有為我輩所不

及考者牧齋列傳詩選朱竹垞歷詆其踈愚以為著述家總不能無餘論也

書甬上耆舊詩後

竹垞議杲堂甬東耆舊之選罣漏不一而足如陸中翰寶者曹興百穀孟陽諸公往還贈答並非隱晦不知杲堂何以失收杲堂罣漏誠多有之但竹垞所舉却失中翰與杲堂為前後輩猶及相見杲堂之例荐紳以神宗不年為止惟布衣或有不拘者是不足以謂之

書明名臣言行錄後

崑山徐開禧輯明名臣言行錄百卷予觀其搜羅稗野諸抄與實錄相參錯雖不能無罣漏用功可謂勤矣但晦翁宋名臣言行錄每所援據必注其書之所出于下此最是著述家一妙例開禧不然便屬踈濶至明祖靖難功臣如張河間朱東平則並不錄是竟闕一朝人物不知其何意也聞新城王士正亦有是書予未之見

跋張茂滋餘生錄

鯤淵先生殉難闔門二十七人同盡獨公家孫茂滋以遺命保宗祀逃出道隆觀中行至中途仍被俘囚

于鄞獄鄞之義士陸宇燝宇燦董守諭董德偈百計
出之未能得公之故將汝應元故客宋龍輔之亦未
得大名人蕭伯闇閩人劉鳳翥皆公舊所取士適俱
在鄞共為言于當事乃免茂滋既出而病館于陸氏
觀日堂中幾死病中著餘生錄且萬言其述倖囚中
之困厄令人不能卒讀文境固真亦筆力足以達之
時尚未冠乃知茂滋真奇才也病愈蛟川義士范兆
芝送之歸華亭應元為經紀其家乃未幾而茂滋卒
蘭摧玉折臯陶不祀可哀也已初茂滋著蒙雜紀言
其文係駢體請正于先贈公以為弗佳乃改撰此錄

今予家尚有茂滋手書餘生錄稿及蒙雜紀言原本
每一展閱輒為泫然

跋廊湛若嶠雅後

湛若先生大節不待言矣顧其少時曾入阮大鍼之
門大鍼文集湛若為之序稱門生焉蓋湛若少時好
聲樂大鍼在留都羅而致之也非後來大節則湛若
幾不免為奄人之徒人所以貴晚詩也湛若嶠雅係
其手書開雕古香可掬東莞袁督師曾于粵中邀贈
謚非嶠雅無以知之梨洲先生謂桑海諸公集可脩
詩史信夫

浩氣吟跋

稼軒先生晚節如此可謂偉人也已然其夕年連染于牧齋之習氣把持閣訟一事為其師太過反以身為戮豈非以齊累之耶然自丙戌以後牧齋生平掃地矣而先生浩氣吟中猶惓惓焉至形之夢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齋顏甲千重猶敢為浩氣吟作序可一笑也

題萬民部履安續騷堂集後

履安在復社中甬上四孝廉之一也丙戌後文虎早逝時有之孝廉皆謝公車而次公節最高履安天鑑

次之即四孝廉之三也履安與謝氏婚乙酉之役諸公欲殺謝氏履安救之及戊子諸公反為謝氏所殺履安力不能止遂以此大不理于口然履安亦甚自悔故以悔名菴其後同志始稍原之林太常璽菴貽書董隱君曉山言春秋責備賢者固當然不可沒其補過之心可謂平情之論適予選甬上耆舊詩特為著其事此固不必諱也

跋吳穉山歲寒集

穉山吳尚書在海山時合累朝革命之際仗節死者自孤竹兩公子始合為一集題曰歲寒松柏而陶泉

明謝臯羽之徒則附見焉予得之同里高辰四隱君
家尚有宗伯手印鈐識其首是時流離荒島今日域
中誰家天下而其序首有曰國有以一人存者其人
亡而國不可亡故商亡而易暴之歌不亡則商不亡
漢亡而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不亡宋亡而正氣丹心
之什不亡則宋不亡千百年而下讀之者應為張目
真歲寒中一倔强老也萬九沙太史家有穉山集因
錄而遺之使附諸後

書明彛待訪錄後

明彛待訪錄一卷姚江黃太沖徵君著同時顧亭林

貽書嘆為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復是歲為康
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梨洲老人萬西郭為予
言徵君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
息煙沉之歎飾巾待盡是書于是乎出蓋老人之稱
所自來已原本不止于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并已
刻之板亦燼于火徵君著書兼輒然散亡者什九良
可惜也

題歸恒軒萬古愁曲子

世傳萬古愁曲子瑰瓌恣肆于古之聖賢君相無不
詆訶而獨痛哭流涕於桑海之際蓋離騷天問一種

手筆但不能定其何人所作近人或以為誌翁或以為道隱或以為石霞皆鮮証據惟魏勺庭徵君及其事于恒軒壽序予始取而跋之沈繹堂詹事謂

世祖章皇帝嘗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每膳歌以侑食古之遺老野老記甲子哭庚申大都潛伏于殘山剩水之間未聞有得播興朝之鐘呂者是又一

異事也恒軒太僕曾孫名莊一名祚明字玄恭少入復社于書無所不窺兼工行草諸體嘗題其齋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其人囂囂然曰時皆笑之方史閣部守淮陽恒軒仲兄爾德名昭叅幕府事所稱禮

賢館徵事者城破死之恒軒亦同顧推官舉師不克行遂得免書淫墨癖竟以佯狂終身

題南堤詩

鄞之湖上南堤經始于光宗伯公別名曰桃花隄未竟而逝湖上諸公卒成之宗伯集中固無詩而諸公亦絕少即敬身先生不過數首殆闕事也封若先生獨成一卷敬身序之足以補志乘之遺矣但封若題詞中以為即北宋人偃月堤故址則又非也攷延祐志湖上之堤有二偃月在湖之北廣生在湖之南偃月蓋當紅蓮閣下以衛酒務而廣生當壽聖院前以

飼魚明時並無矣今之南隄尚在廣生之南間以真
隱觀其去偃月遠不可指為一也偃月廣生並在湖
之中流截水為隄而南隄則即以城下沙尾為之同
名曰隄而所以為隄者不同不可不知也故國消沉
喬木淪胥今沿堤以求桃無復一枝片葉矣猶幸先
生之詩尚存後人倘不攷沿其譌而仍之所失不已
多乎宗伯之菴窻近在隄北抑吾家子孫所當審正
也爰弁數語于首

題王解州集

五君子之中楊氏無後其四家亦不過一傳而絕咄
咄怪事也解州于其中以文詞顯其經術不若先人
其文詞則遠過之惜其不為王裒而為稽紹故吾鄉
人不甚稱以此見吾鄉前輩月旦之嚴今無矣夫解
州集不遇予亦幾于隻字不得傳

湘帆堂集跋尾

平叔湘帆堂集在江右諸公中文品出王于魏凝之叔
上然本領稍薄魄力亦孱耳平叔之父給事天啟間
為奄黨麗名逆案故平叔終身不交復社諸公在宏
光中嘗與文止書云先人于天啟中特以會議三案
要典遂為罪戾崇正初且有論其依附孫淇澳者此

正今日之所諱又與友書云先人心跡半被浮雲能見諒于二祖列宗而不能得之依門傍戶之徒又云東鄉死後莫能闡幽然予讀南雷文集則必以阮大鍼傳櫪並稱阮傅相齊其人豈有可雪耶又讀三垣筆記則曰給事連疏糾左魏誠過然其糾汪文言狎邪則一時頗稱快者後因糾忠賢終璫世不出則謂其贊導殺左亦過又曰張太宰捷累稱其枉而宏光中不起官或以其先經楊維垣糾故弗許也則當時固有以給事為枉者然使給事果曾糾璫平叔之口何不及此筆記恐誤也據平叔所言亦不能諱其豫名于要典而又不能決言其為淇澳同志其詞支矣映碧素不貶張捷因此而并信其所與者耳以平叔之文不能雪其文孝子慈孫之憾也

題陶文紫筍集

紫筍先生文未能洗盡華藻然酷肖范蔚宗同時罕其匹顧為人寡所不能少受屈折前輩多畏之不甚為吹噓也崑山徐學士領明史延致天下之士四明萬文季野任考索頗委紫筍以文故是集多明史諸傳其時紫筍尚年少未通籍而闔大百詩輩皆忘年交之已而卒為忌者所排與崑山絕其同里翁尚書

亦知之紫筍成進士一日在翁邸翁之子驕而汰辱
何文義門于眾中紫筍憤甚請翁出以正誼責之翁
護其子頗不以紫筍言為然紫筍長揖竟出且謂之
曰明公之力不過使陶生不為翰林請從此辭已而
紫筍果不與館選其謁銓得昌化在窮島中竟卒于
官紫筍之入粵也謂義門曰吾今豈復望進取但竭
撫字之力以求無負于國他年幸得報政歸讀書授
徒更盡其能事于文藉手以見萬闔諸先生足矣然
卒不遂其願而死而昌化人至今感其惠政不衰先
生之子正一正靖皆與予交而正靖尤厚今亦死矣
為題于其集之後



